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

墓表八首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表

君諱仁傑初字唐英後更字士英興化府莆田人也曾祖纘歷城縣主簿祖馨業儒不仕父煥雷州府學訓導當訓導公宦游嶺海間君畱侍其祖母宋氏于家時尚幼已能盡孝養而自力于學出則從師友質問歸則與其弟仁貴相講授學既成竟以書經魁天順三年鄉試成化八年會試禮部復在高等廷試得賜進士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階承事郎未幾丁母林孺人憂服除還任三年考最賜敕進階文林郎而封贈其父母妻如制秩將滿而病卒矣年五十二初君被病每旦猶朝或勸之少休其朝如故迨其劇乃已其謹畏如此君治經得其說從學者

常數十人病且劇猶屹屹坐堂上為諸生講解其精勤如此年
逾四十即治葬穴曰死者人之常他日不欲以後事累吾家也
及是謂家人曰吾父不幸時客囊蕭然始不能殮痛恨至今未
忘吾即死殮無獨厚其明達而孝又如此嗚呼可謂賢已君性
卞急少容亦惟其中介直不能矯飾以阿人意然至遇知友杯
酒相屬談詭間發歡如也自居京師未嘗一走要地請謁日則
汛掃室廬彈琴投壺種花養魚以雅潔自適而已平居既以經
學為業及門蒙指教者輒取科第嘗一同考禮部士得人為多
其見於及人者僅如此配孺人陳氏今戶部郎中鶴之姊有賢
行男一人曰義方尚幼女二人林待育林宜篤其壻也其卒以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
寬於君為同年而相知深哀君之沒而不可復得也為表其墓

而復論其母曰李氏之先出於唐宗室有封之蔡者八傳曰丹
以祠部郎中遷莆田令改刺金州未行而卒子孫遂家莆田歷
宋及元與邑中方宋鄭號四大姓仕宦纍數世自教諭府君而
下官益小族益衰其世幾絕至君奮然起甲科列史職且顯于
朝而祿位壽考又止於此不能酬其為人所以復興者其在後
人乎夫望其後人以濟其世美死者之志庶乎在是

清遠史府君墓表

史之先嘉興思賢鄉大族也元季有黃翁居吳江穆溪之上與
史甚邇翁善處士諱榮者得其子居仁為贅壻而穆溪有史氏
自此始居仁生府君其諱彬字文質清遠其自號也幼跌宕不
羈喜趨人之急國初法制方嚴郡縣吏仍故習貪縱自若府
君因民所疾惡與諸少年縛其魁獻闕下處死一縣稱快而

府君得賜食與鈔給驛舟還家其父顧憂之曰吾家世醇厚汝所爲若是非史氏福也府君謝曰兒幼尚氣耳居無幾悉謝遣故所與游者改行自勵務爲恭謹每出入遇人無貴賤下之尤以儉約自持視義所不當費吝不用一錢竟以力田拓其產業時朝廷重糧儲設長稅者其後歲比水旱加以軍興調發民不堪相率竄去田多荒稅旣不給長往往被罪府君適代爲之知其弊所始務先愛養民力乃約束管內自里胥以下不得取民毫毛利民感悅流亡復歸當春輒出循阡陌間勞來不倦爲相視土地所宜指授種樹之法冀治之方而隨所不足爲補助之旣乃使田甲檢視耕墾五日輒具報有惰慢者召其人誚之甚則杖而徇于衆由是稅入居最縣官以爲能每治水諸使行縣則推使前對至民生利害必反覆辯論之無所畏事多罷

行洪熙年初詔天下民有戶絕而田廢者除其額許民自墾而薄稅之然法重失實者官與長連坐吏胥輩要求百端奸民往往持短長以快其私人搢手觸禁莫敢籍報府君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不可遂條上得減稅若干石家無私馬里人謝曰微公吾屬不沾上賜矣其見於居鄉者蓋如此府君爲人孝友而沉厚寡言人不見其喜愠重然諾自少至老未嘗食言遇事可行不計利害故人多德之而小人亦不喜然府君雖至死守之不悔也其沒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享年六十二配同縣沈氏少府君一歲勤儉孝敬助府君成家後二歲卒合葬小句原子五人晟旻昊昌昂孫十一人曾孫若干人玄孫若干人府君嘗曰禮嫡庶異禮秩吾當推行于家其析產令諸子不得與長子齒且曰後世子孫可守此法無廢也其見於治家

者又如此府君葬既六十年未有表其墓者其曾孫鑑始為狀請予與鑑相知久矣蓋嘗觀其家世隱居力本輔以禮義文雅表然為江南之望意其積之者必深且長不然何其盛至此乃今得府君之為人而益信焉惟唐李翱汲汲於得昌黎韓子銘其祖之墓合於禮所謂知而能傳之意是以君子與之況由其祖而及其上者鑑其孝也哉

朱隱士墓表

崑山有隱士曰朱日南甫其諱夏別號勉齋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初為亳人後遷于睢數傳為宋兵部郎中貫以耆德與杜祁公等會于鄉世所謂睢陽五老是也其後有曰子榮仕至直閣幼值金兵之亂始來吳中歷世儒宦其尤以文學知名者元儒學提舉德潤國朝中書舍人吉隱士則提舉之曾孫而中

書之孫也父曰永安早卒隱士幼故未知學甫成童忽慨然自奮遂以儒業世其家初未娶其母郁孺人病請治于醫師鄭有林有林固儒者察其事母狀竊歎其賢因以女歸之及年漸長人自百里外延致于塾而隱士亦曰吾既不仕使子弟賴我而有益亦不為獨善矣遂以授徒為業其教人有法學者敬服至終身不更他師蓋隱士既老始謝去時從大夫士之家居者為雅集邑令尤賓禮之不衰而隱士固無所求也鄉里稱必朱先生而不敢字蓋重其操云其家既故所藏先世手澤與名人遺墨無慮數十函後多散失乃數訪求于人積成家乘十卷提舉所著有存復齋集毀于火復手自編錄卒賴以傳以直閣葬常熟歲必往視且懼其終廢也請于葉文莊公表其上然不獨厚其先世而已鄉先達刑部尚書顧公沒既久而無後倡好義者

治其墓亦得不廢平生既業儒不營生產特有數金一夕為人盜去已而察知其人則所識者即隱其事不發橐中遂空不計也其心之仁厚如此為詩文語皆平澹如其人尤精於書甚得楷法成化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一配鄭氏有賢行子男四人曰器早卒曰文吏部觀政進士曰質曰彬太學生女一人適沈傳孫男一人曰希周女一人卜葬以卒之明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是文將歸治葬自為狀請予表墓其言甚悲予於隱士為郡人相距六十里而近而與其子相好二十餘年然未嘗一識其面蓋其足蹟少至城府已可見其高矣且朱自直嚮之子修撰大有以下皆葬吳縣陽山其後族人或葬崑山隱士獨不忍去其先世仍命葬必陽山至是其子從之其孝又可見者夫人不出而仕為隱然比比而是無足稱數故皆不得隱之名如日南甫可以無愧者故題其墓以表之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茶鹽常平幹辦公事始畱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祐天祐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不絕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頎字永之少孤鞠于繼母而學于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景泰元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湖州府學訓導丁母憂服闋改荊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陽武先生精於經義用以教人日必坐齋舍懇懇講說及為程文指授有法而持行清純雖不必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鄉試

爭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為多在陽武時巡按御史會兩司
考察校官推先生為列郡之最因畱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遂
教授也章三上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
早衰年僅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
送之而諸生畱之不得尤以為恨益自湖州去任已然先生為
人外若和易中實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不宥為尤號廉
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為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
也卒弃不取初至荊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一
官馬以便出入他日納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
且亦為公污竟謝却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
賺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厚又如此性
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於信義久而不變其

為文章平實溫雅詩亦清切無浮浪語所著述有之京等錄若
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者則從其別號而名之也陳旣醫家先
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
俗之醫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
甫先卒孫男二夢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
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于吳縣高景山之原後
三年廉甫使人持其叔父顛所撰行實請予表墓予獲交於先
生聞先生之沒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學行
卓然吳人皆知之何待於表而後著將以是為廉甫復然念今
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志者按而列于人
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僉憲墓表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
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為
聖學之慮且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
書蓋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為後世師法若非素加
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
合於道者鮮矣 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
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
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
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效可得惟
宋儒真德秀大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
實蹟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
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邪佞之可遠孰

為民利之可興孰為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
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
義輔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
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公奏已有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
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為婉詞以對且謂祚緣於
忠愛所發無他 上意稍解先是有 旨械公赴京并籍其
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 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
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
子敬母顧氏公幼即不群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
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
入翰林為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參議為政持大
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

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一為講解不倦凡十年 仁宗即位念謫者才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 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群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復第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貴幸為之歛蹟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獄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日禁止之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 上雖曲宥其人而在廷多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巡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 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益務建明

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鞠獄者因以私憾致其罪悅亦不勝考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為深刻乃爾今災沴荐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敕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徇私深文為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為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為記刻于石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強起公為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蚤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

因疏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貶斥去乃獨得請而歸閩人雖不忍去公而亦為公榮之既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之家法為事益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月癸丑也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吳山桃花塢之原配王氏子男一曰寧新野王府教授女二長適辰州知府鄉順次適太常寺少卿凌信孫男二曰懷曰悅悅郡庠生女一公為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兩值鄉舉如湘陰魯文甫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若其他事死之孝治家之禮臨財之義為學之勤蓋終其身如一日者其詳國有志家有傳墓有銘可以槩見寬獨循教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應禎之狀節其出處之大畧表于墓道而復系之曰嗚呼公卒古之遺直也其忠誠激

發與唐劉去華等而考其前後殆有甚難者蓋脫均州之謫士之厭窮阨者孰不縮首卷舌退藏於後以自全能復進言已難矣況言之所措隱然時獎以取必死之禍是固尤難也幸其出一生於九死雖古之好奇節者知所懲艾而藩府之疏不旋踵而入此不亦尤難矣乎夫去華之言雖剴切止於一落第不耦公言若少緩其禍則大至其挫之而氣愈壯摧之而節彌堅此可見其中卓然有得而非沽一時之名僥倖苟且以塞責者之所為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公其有之

林先生墓表

先生諱謨字君定別號訥菴其先本閩之林氏有諱適者避亂徙黃巖之泉溪歲久族益大連起仕宦而林氏遂冠郡中後泉

溪割置太平縣故今為太平人高大父天麟以為舅後冒李氏
至先生之子孟始復氏林遵父命也曾大父原紳華亭知縣大
父長民贈行部戶曹主事父茂弘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考功為
人清節卓然為浙東士夫稱首先生幼承父教刻意問學正統
辛酉以縣學生登貢士省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授蘇州府學
訓導秩滿十考功憂以疾卒于家景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
年止四十三配同里丘氏孝子譚之孫女有賢行子男四人曰
嵩曰穹俱蚤世曰孟曰蘇女二人適趙珪季存信孫男一人曰
保琨女二人先生既卒之二十二年為成化甲午十二月二十
九日始克葬于其鄉九嶼之原先生端介清謹人也當分教蘇
學時弟子初入學必執贄以見先生曰吾官雖卑然亦奉朝命
職教誨有祿俸之入彼雖循常禮如法律何悉拒不納則有以
發與唐劉去華等而考其前後殆有甚難者蓋脫均州之謫
士之厭窮阨者孰不縮首卷舌退藏於後以自全能復進言已
難矣況言之所指隱然時弊以取必死之禍是固尤難也幸其
出一生於九死雖古之好奇節者知所懲艾而藩府之疏不旋
踵而入此不亦尤難矣乎夫去華之言雖剴切止於一落第不
耦公言若少緩其禍則大至其挫之而氣愈壯摧之而節彌堅
此可見其中卓然有得而非沽一時之名僥倖苟且以塞責者
之所為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公
其有之

林先生墓表

先生諱謨字君定別號訥菴其先本閩之林氏有諱適者避亂
徙黃巖之泉溪歲久族益大連起仕宦而林氏遂冠郡中後泉

溪割置太平縣故今為太平人高大父天麟以為舅後冒李氏
至先生之子孟始復氏林遵父命也曾大父原紳華亭知縣大
父長民贈行部戶曹主事父茂弘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考功為
人清節卓然為浙東士夫稱首先生幼承父教刻意問學正統
辛酉以縣學生登貢士省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授蘇州府學
訓導秩滿丁考功憂以疾卒于家景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
年止四十三配同里丘氏孝子譚之孫女有賢行子男四人曰
嵩曰穹俱蚤世曰孟曰蘇女二人適趙珪季存信孫男一人曰
保琨女二人先生既卒之二十三年為成化甲午十二月二十
九日始克葬于其鄉九嶼之原先生端介清謹人也當分教蘇
學時弟子初入學必執贄以見先生曰吾官雖卑然亦奉朝命
職教誨有祿俸之入彼雖循常禮如法律何悉拒不納則有以

圖畫為贄者亦拒之故禮部尚書楊公仲舉寔為文序其事先
生自守既嚴同官頗疾之卒不變其誨人惟因其人願學初不
之強故或終歲不施夏楚然諸生視其詞貌稍厲則踟躕如被
撻一時感化以行業自修者有其人先生素多病講授之餘退
坐一室閉戶蕭然不知世間有榮利事益嘗侍考功居京師習
程文于陳學士循及滿考上吏部陳適當路有氣勢能榮辱天
下士或謂先生稍親附之可得超遷為朝官先生至則一登其
門盡諸生禮竟不再往其自守如此君子謂先生不愧于其父
云先生既葬之明年孟等以書來曰先君之沒以擇地不即得
葬故緩罪甚重也葬而更無一言以人謂孟為何如且
先君門人惟吾子顯而有文其必為我圖之他日先生之從子
刑部侍郎鶚亦曰吾叔父所以為師儒者不可以無述寬曰唯

唯益寬總角入學宮居講下所以蒙指授者甚至終身不能忘也今賴以文詞為業他人有善且錄於吾師奚辭惟惜當時既幼且愚不能悉記先生事行為可憾乃姑以所知者一二涕泣而書之以復孟等俾刻之墓上庶林氏子孫有考焉

許處士墓表

許氏在東陽有南西二族皆出晉孝子孜之裔處士之先則自西族來居邑之昭仁里有諱瓊者當宋宣和間以捍睦寇功授秉義郎立冠難鄉人廟祀之元柳文肅公寔為紀其事刻石廟中處士之十五世祖上曾祖大有通儒術人稱草菴先生祖宣父本皆有隱操本娶麟溪鄭氏再娶南溪賈氏而生處士其諱煜字允彰生九月而孤既長事其母甚孝與其伯兄光處更女愛凡事獨任其勞而不敢遺及之性勤敏自奉且薄家卒賴

以裕顧於財不甚惜遇貧乏者往往賑貸之歎曰小惠不終窮乎乃授以理財之術因其術獲溫厚者十餘家素剛直好面斥人過鄉族或相忿爭聞處士至皆憚二避去一邑令固會夫也偶遇宿其家處士輒數其事曰為百里宰當如是乎今大慙服許既盛族世率好禮若方蛟峯許白雲李草閣吳德基諸名儒皆嘗為塾師及其久也遺風猶存至處士治家動遵古禮而於佛老巫覡尤加擯絕不使亂其家法其志蓋將舉禮制而盡行之然不幸以疾卒寔成化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五十四有四其配鄭氏諱儒字德仁亦出麟溪為蜀府左長史楷之曾孫處士燿之孫璧之子未嫁母汪氏寢疾左右扶持者三年族人已稱其孝及歸于許恭敬和慈安靜儉約宛有義門軌範人感而化為賢婦者亦多以免身而病者二十年然凡遇祭祀必

強力而起臨視牲醴惟謹適喪處士哀甚而病劇以十二年十月二日卒享年五十九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于里之胡山子男三人曰堪垣填孫男三人曰佐伉俟女二人填予友王進士允達之子壻也以邑庠生持服居憂與其兄謀所以顯其親者乃自為狀不遠千里來吳門乞予書墓上之石曰不肖孤託婦翁之契敢以先德累予感其孝不忍違也夫嫠多君子在昔為盛其顯者焯然在人耳目隱者亦多以詩書禮義重於鄉評故近世楊文貞公有云浙東尚文雅予嘗媿乎其論今觀處士為人亦可信矣三子者皆賢而有父風填更好學將取科第入官所以顯其親者又富有在

隆池阡表

惟沈氏之先皆葬其里相城至處士恒吉之卒也其子周視先

塋卑隘始擇地于吳縣西山行數日不得他日得隆池焉墓之物其地名龍池周以其土隆然而起也更今名沈氏故為長洲邑中大家中衰有曰良琛者始居相城能闢田復其家以大是生孟淵永樂初以人才徵引疾歸臥江南有詩名于時而厚德雅量福履最盛配朱氏生二子其仲處士諱恒以字恒吉行別號同齋自其少時與其兄貞吉同學于家塾而塾師為翰林檢討陳嗣初先生也且其父徵士好客一時名流相過從者日常滿坐處士因盡得接見前輩而熏其德漸其藝以成其名人以有子為徵士賀徵士既老奉養益厚處士乃日以致樂為事恒使人走市中求甘旨之味供之嘗夜有寇至偶外寢得脫去既而念父母所在還入其室號呼之寇揮刃及其袂迫逐墮水中水適淺不溺人以為異蓋孝也其配唯亭張氏有賢行子男三

人長曰周次曰召先卒次曰幽女四人皆嫁其一蚤寡守節孫男三人曰雲鴻曰應蟾曰應奎女四人處士貌厚而神清望之溫然美玉也所居窗几明潔器物古雅而奇石嘉樹掩映庭庑儼如畫中風日清美每被古冠服登樓眺望神情爽然或時扁舟入城畱止必僧舍焚香瀹茗纒夕忘返善繪事妙處逼宋人然自重不苟作亦善為詩落紙可誦平生好客綽有父風日必具酒肴以須客至則相與劇飲雖甚醉不亂特使諸子歌古詩章以為樂其視市朝榮利事真有漠然浮雲之意以成化十二年正月晦卒享年六十有九葬以又明年正月三日於是周泣告其友翰林修撰吳實曰不肖奉先訓獲列於士大夫間自媿無以顯揚之者惟幸得一言表於其阡耳敢以狀請寬惟處士以風韻高逸為吳人稱慕豈其江湖之上足以自樂而忘斯人

乎聞昔正統間周文公以工部尚書巡撫畿內慨然以經理國用為已任戒郡縣之不以庶人禮適歲堪處士首率父老往其利害公悟從之後家利以金貸比比破息民至今感其惠若沈氏自徵士以高節之仁心及於一鄉況

闡幽五臺之事也故因
公以工部尚書巡撫畿內慨然以經理
選長田賦者處士在選中公知其賢待
廩賑貸明年春督償亟甚民相視不
公乞至秋乃償公不可則為反覆辨
言為令又民歲漕粟輸納多不足豪
士當其往役也輒預貸之而不取其
釋讎郵貧排難為惠不能盡書益
梁仕進子孫以為家法遂使處士
又藝芝美人不盡知之乎夫發潛
書其事為隆池阡表俾刻之

范翁家藏集卷第七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一

墓表九首

嘉議大夫陝西等處提刑按察使王公墓表

元入中國據之其末世政益弛俗益壞天下悉變于夷而澆薄奢僭大抵與賈生之論秦者無異我太祖高皇帝起而救之用重典以治頑民由舊政以修廢事一時口給心計號多才能雖多舉用輒見翦除其卒在位所以輔世而長民者莫非質直悃悞之人而天下之俗遂還于厚若故按察使王公其一人也公諱英字俊伯蘇之崑山人初從鄉校貢入太學以諸生選授監察御史久之高皇帝察公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而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于殿柱以勵百官當時朝士以罪去者比比而憲臣尤甚公獨以秩滿陞刑部郎中俄出知寧海縣蓋

欲以民事試之也及

太宗文皇帝嗣位知公名召還復郎

中尋擢陝西按察使丁內艱服除改山西秩滿仍命治陝已而得代還行至泗州疾作而沒享年六十三公立朝守正不阿旦夕兢兢謹畏每顧其妻子曰吾以身許國其勿以死生為意但吾獲死于正足矣乃絕不問家事而時具疏有所建白

上知其忠直也多嘉納之然疏入輒毀其藁人不得而知也及長臬司務以簡靜為治獄至而決雖不為強辯深文而巨奸宿蠹恐懼首服不能隱其罪至待寮友和而正寬而有容凡所設施人皆取以為法固有千里之外聞公之名而感慕者公平生不立聲譽居官凡四十年得其事行益若此然足以見公之為人矣王之先在宋有左朝請大夫葆以忠純文雅稱于時周益公實為文誌其墓子孫繫世以儒素相承至公遭時始復仕公

初娶何氏崑山令平之女繼娶閻氏子男三人曰寧曰安曰定女三人其一嫁同里朱輝孫男三人曰某早卒曰成憲曰成章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公沒于永樂二十年四月十九日以其年十月六日葬于馬鞍山先塋後六十餘年成憲官京師以予有鄉里斯文之好持公墓銘且別為狀請予文表墓予觀國初多鉅人長者如漢之石建周仁張歐輩豈惟有益於時用能保其身全其家傳其子孫其淳厚之風遠矣公既其人迨去世已久凡與之處者猶不能忘故靖遠伯王公驥剛毅少容以與公舊寮也追念之不置嘗致手札問訊其妻子所以周卹之者甚厚葉文莊公於公為鄉後輩拜公遺象贊之為名賢而至于今邑人尚能談其居鄉里時一二事曰公一日行道傍有負甕者擠公墮水中怡然攝衣而歸他日復遇于道其人知為公也棄

所負而走公使人追還之嘗微服入吳市門時適有韓禁門者
執公為庶民宜有罰公笑曰吾官人也門者不信取冠服示之
始釋其縛公亦不怒邑令盛設酒饌邀公辭之竟赴鄰翁飯或
怪之公曰鄰翁貧治具不若邑令之易且官府吾可輕入其門
耶益公平日未嘗有私謁至人有以私事干者輒遜謝之曰吾
不能爾其他事大率類此此益可以見公之為人也故書以繫
之

醫師王曠齋墓表

吳中號多醫家若王氏則出宋儒類之裔初不以醫名而名之
實從仲光隱士始仲光亦儒者生當國初垢污沉晦不欲以
醫聞益再世始發于曠齋其諱敏字時勉初號訥齋後更今號
仲光之從孫也父寬早世用母沈氏教居貧力學慨然思追其

先世及之願欲資醫以養母以先友韓伯承醫有所受也遂游
其父子間已而再學于盛御醫啓東數年盡通二家之說卒為
醫師名既日起延及旁郡抱病就治者不絕于門凡病謂可治
治輒愈不治即無能治之者皆藉記為藥案歲久積至百餘冊
所活人蓋不勝計然其奇不特因病而見也往往觀色察脉能
預言其病當作已而皆驗其術既高有憲臣行郡至吳中延見
之一富人乘是懷千金求以解罪力拒去故郡縣皆重其為人
不獨以醫也其為人容止端重衣冠偉然望之知其儒者當其
壯時禮部屢移文郡縣欲致之用竟以重聽辭不赴至是為成
化乙巳年七十有二而沒實五月一日也其娶嚴氏繼谷氏亦
先卒子男四人曰昂節泰觀昂先卒泰縣學生節觀俱太醫院
醫士女四人長適練莊次陳廉次李珪次進士張瑋孫男八人

曰槐朴樗木穀杲慶炳女八人曾孫女一人王氏之先聞之福清人也自宋徙吳四百年于此世葬吳縣橫山至是節等既祔葬其父而觀以名醫徵為有司迫遣來京師乃泣請於予曰觀將乞歸守制惟先君墓上未有刻詞敢以是囑予歎曰子之先君吾父兄不幸以疾累之多矣惟無以助子之喪是恨尚復何靳乃據其兄泰狀書而授之若其平日治疾之奇蹟則具載于所著藥案者藏于家後有傳方技者可考焉

止菴吳府君墓表

吳氏世居吳之非溪之上其先有諱秋淵者從虞文靖公游以文學稱里中其後族益大且厚蓋六世始得朝用以明經登鄉舉官中書舍人其父母年皆八十餘蒙恩褒封康強逸樂而嗣續甚盛壯者克家少者奮志學業競入邑庠為弟子貢又有

登鄉舉如朝用者矣其為族如此予忝與朝用同朝相好間嘗論其先德曰璠愚無所知竊聞諸吾父曰凡吳氏所以有今日者汝之大父母止菴府君與翁孺人之德也汝其識之則又以其事語璠曰壬午之歲

文皇帝旄鉞渡江天下同日響應

鄉人爭持鉏犁四出剽掠以殺人為嬉而吳江尤甚然特乘之以報私怨而已里有戚吳二氏既焚死盜手殆盡時吾兄方壯長田賦恐不能自保請備之府君曰吾平生所恃者惟善耳且吾未嘗以怨遺人人奚以怨報我不為備方出戶偵望而盜已號呼擬之府君不得已避去翁孺人遂急呼家人登舟盜至無所得益怒出兩舟追十里許及之相拒纔尋丈人人自分必死翁孺人計無所出惟默禱于神求救俄而盜所搖漿驀然皆絕因得脫去潛于洞庭山中迨事定始還適有詔撫循郡縣諸被

殺傷者得赴有司言狀所獲盜輒論死如法不俟奏報當是時吳江群盜悉斬之長橋血流涔涔湖口盡赤或謂府君曰公怨可報矣府君曰天幸全活我家彼蠢蠢者固於我無他特一時相從爲亂耳其置之勿言翁孺人亦深然之其人乃得不死至今里中某氏某氏固在皆其人之子孫也凡府君善行以不幸早棄諸孤不及多見即有之而吾時甚幼又不克知獨此吾躬嘗其患猶能記憶也予旣得聞其事他日朝用來告曰府君之葬無爲銘者及祔葬翁孺人而故少詹事劉文恭公銘之又逸其事吾父每痛于心茲願得文詞顯刻墓上以自慰解且使我後之人得以考見先德相率以仁厚爲法而克肖之也予辭不獲則爲具書之而系之以論曰嗚呼爲善獲福此常理也世徒見善與福或參差焉遂謂善不可恃而肆然爲惡無所忌憚觀

於吳府君於是知善之真可爲矣蓋方群盜逼及之際而府君一家皆獲生全固足以驗其平日而事定之後曾不爲憾反含容以生全之視彼睚眦必酬者相去何如至是則種德益深而食報益厚此吳氏所以有今日也歟後之人果能克肖其先則族之大且厚者安能料其所至也哉府君諱爲字孟才止菴其別號也少爲翁氏贅壻以永樂辛卯十一月十三日卒享年四十三翁孺人之卒則以正統己巳九月二日享年八十七子男四人曰敏致效政政封中書舍人二女長適李琳次適張琳孫男五人曰瓛璫瑾璠璠璠即朝用也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

文林郎融縣知縣周君墓表

融縣知縣周君以天順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三後四年爲成化改元三月二十五日旣葬于吳縣星灣

之先塋又後十七年其配孟氏卒諸孤奎以融縣丞秩滿上吏部聞喪將歸治葬乃泣告予曰先人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有文以刻今不幸再遭吾母之喪願附書之敢以狀請按狀周之先汝人後徙營道再徙潯陽在宋有道國元公所謂濂溪先生者君之十一世祖也道國二傳曰興裔仕至和州觀察使領侍衛馬軍都虞候禦金兵于平江以力戰死賜葬常熟虞山子孫遂為吳人和州四傳為元松江監稅文英文英生江浙行省照磨南南生長洲縣儒學教諭敏敏生浦隱居教授以高壽終配錢氏為吳越武肅王之裔生君且諱綱字文叙號謹齋少從易師游卓然有志家學既長將由科第出為世用不果監察御史成規程富以經明行修交薦授融縣丞融為柳屬縣民鄙而雜以苗種素稱難治君治能因其俗而以靜厚不撓為功民安

焉初蒞政政事所當行令簿或不從君必委曲開說而以誠意動之既久皆服事必咨決於君常有業舟者十八人被誣以強盜歷歲不能辯柳守檄君辯之一訊而白後其人合錢五十萬來謝却之而去其廉明如此九載民爭挽留之時河間王忠肅公鎮兩廣疏其政蹟于 朝乞擢君知縣以慰民望從之君在任益修惠政屬歲屢歉苗寇作民流亡者不可勝數君保障有法境內獨無事民始不知陸耕作詩諭之每春夏間躬行阡陌勸課勞來不倦於是食足寇至可守縣學初在城外倡謀遷之以避寇難更立條約以教諸生遂變士習後多舉於鄉者俗好淫祀溺邪說復力禁之餘事之罷行者其惠利尤多巡撫都御史葉公特遣人持羊酒以旌其能且將薦知大府而君卒矣卒之日民悲思不已後寇難復作都御史韓公率兵士往勦而子

奎從行有功公曰是故周令之子也其諳融俗已熟特奏授縣丞奎亦有才具民安焉如君為縣時君性孝友嘗迎養其父于官公退左右承顏無違禮父年既益高而君被畱為令不獲從之還吳也思及輒流涕平生惓惓先世建祠堂置祭器所以祀之者必于古禮是行嘗以道州宗族疏遠狀上禮部得循例復其家孟氏為亞聖公五十六代孫宋信安郡王忠厚其遠祖而宗人府經歷宗嚴其父也賢而知書至老能勤從其夫若子居融者久無恙及還吳適以疾卒實成化十五年某月某日也享年八十有九葬以明年某月某日柩其夫地男三人長璧庶出次即奎次參女一人適徐寬孫男四人曰欽曰鉞曰鑰曰某女三人惟周氏為吳儒族其出而仕者雖不甚顯而世繼不絕如君為縣又能舉其職而與民相安者幾二十年蓋儒而吏者其政蹟固異於人也昔漢世重久任為吏者長子孫況君又有子世其官父風綽然皆可書者乎因為表于其墓使其子孫有以考而繼之則周氏之澤將衍于百世之遠矣

沈教授先生墓表

成化十六年蕭山沈先生以安爾教諭秩滿上吏部時學職數十人天官考其績居先生第一遂陞南安教授命下不幸疾作以其年三月八日卒于正陽門東寓舍年六十有二先生昔訓導吾蘇寬時為諸生游學中齋廬相屬謂寬可教也數召與講說文義諄諄懇懇輒移時不休及來京師寬往拜之怪其貌加瘠而言論則如昨可喜方欲請益然不意止此嗚呼惜哉先生諱環字時健自號卑牧子世為越人宋有諱某者仕甚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先生其裔孫也曾祖諱某祖諱純一皆不仕

父諱寅監察御史母某氏先生少則勤學業從張翰林士謙游
辨難質疑不肯爲鹵莽之習及入鄉校手一卷閉戶終日人罕
見其面景泰元年中浙江鄉試明年試禮部中乙榜始授蘇州
訓導滿考陞內黃教諭丁御史公憂服除改安東丁繼母某氏
憂服除改安肅所至教人不以久倦諸生以所業進必親爲改
削爲文一主於理而措詞精緻尤號有法然不顯顯爲舉子業
也經指授者去而試于鄉輒取高第大藩知其名歲大比三以
禮聘校文得士爲多先生爲學堅確而密切書不泛讀讀必成
誦而考古求義必至通而後已寢食之外日惟以筆墨爲事動
息記注訖于終身皆可考也平生自奉甚薄凡世俗所尚莫能
動其意者尤安靜有守宗伯鄒公少與同門相好嘗欲引薦固
辭乃已好論事與人不苟合如論從祀孔子群賢謂閔損生不

願爲費宰沒而以其國封之爲不可又公伯寮之愬子路荀況
之言性惡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
之附仇家皆得罪聖門而覲然俎豆之間與群賢齒殊非

朝廷崇儒重道之本意具疏將上之會疾作不果其持論正大
率類此先生娶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女也有賢行子男
五人曰金早卒曰鑿曰塗曰鑿曰金鑿鑿皆縣學生孫男三曰
文滂曰文濤曰文涓女二人先生初卒其鄉人汪禮部景昂旣
爲經紀其事又四月其子鑿聞計來迎其喪歸將以明年某月
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屬其門人翰林庶吉士陳瑋誌其墓矣更
以表墓之文屬之寬義不能辭也惟師道之繫於天下也重獨
怪無能重之者當先生初得南安時知郡守爲華亭張公汝弼
也賢而好文可仗以立教法成人材爲之竊喜旣不克遂志他

日則聞汝弼在郡中盡去淫祠欲興學校而求賢師不可得也
噫使先生在而往教必歡然相合教法以立人材以成豈非南
安士子之幸哉然則先生之沒其可惜者大矣因併識之以著
其志云

樂亭知縣蔣君墓表

成化十八年正月二日樂亭知縣蔣君卒于官署其妻徐氏扶
柩返葬道經京師凡與君交者行數里逆其喪而殯于城東之
佛寺徐氏即使其僕來告曰吾夫不幸至是幸嘗託交執事願
爲文表于墓上他日陳給事王汝復持其父書若狀道其事甚
悲予不忍視尚忍爲之執筆耶君諱廷貴字元用姓蔣氏宋有
春官侍郎堂爲蘇守卒葬城西之堯峯子孫遂占籍焉其後曰
達卿生叔昂叔昂生宗韶宗韶生惟清世居吳松江之上爲長

洲大族惟清娶趙氏宋宗室周王元儼之裔孫生君初入鄉校
所業已與諸生不類間爲古詩文卒然滿紙畧不經意善治易
成化辛卯舉于鄉王司楊學士得君文卷竒之遂擢魁其經戊
戌登進士第觀政吏部己亥出知樂亭辛丑卒矣年止四十一
君嘗失偶故武功伯徐公方擇壻得君遂妻之凡生女三人其
二皆許嫁名家其一尚幼君卒後四月始生一男人以爲君幸
君爲人和易寬綽與人無校其中汪汪莫能窺其際性甚孝旣
卒能致其繼母鄒氏之悲可以觀其爲子也至其處昆弟朋友
率過於厚鄉人皆知之不必書惟樂亭去吳中甚遠其政事有
知之者乎益君初視縣事歲適歉賦役更繁民殊不堪君具疏
奏免者什六七一時民已賴之明年朝廷有建州之役所過
郡縣軍興浩穰郡守謂君必能辦此乃委督諸縣調度有法事

集而民晏然縣屬永平前令以其地僻治之率鹵莽君知其弊凡獄訟徵歛必躬勸其案牘校其量衡往往至夜分不休暇則延見耆老詢其人情察其土俗已而民間貧富強弱戶知之即有所賦役輒當其人至有爭辨者剖析如見不能欺君持已更廉亦常以此律人先時郡遣吏卒至饋遺甚豐至是無所得相與出謗詈語君處之漠然縣治後有門人出入如市得以交通僚吏行私君塞之貪者不便會君以疾作遂撼以堪輿家不利之說君曰吾身可死而門不可開也且門嘗開則令固有死者矣衆既失計更造爲飛語達于京師卒不爲動病益作而治事益力久之皆服曰此君所以愛我也君旣爲縣有聲吏部俟其考最將召用而君卒矣及卒郡自守佐以下皆悲之其僚吏有哭之哀者而其民尤悲思之不忘其爲縣蓋如此夫今之登甲科者以州縣非清貴多不樂及君領檄所知者尤以君性度竊有不勝任之憂君獨安於其職至於精敏剛明得乎上下者又如此此所謂其中莫能窺者也因書以示吾鄉里且以爲其父兄宗族之慰云

姜正術墓表

將仕佐郎嘉興府陰陽學正術姜君諱雍字堯民其先郡之濮川人也後徙漢溪曾大父瓊當元季之亂傾貲產募義兵以保鄉里衆賴以安大父齊父忠皆不仕君幼嗜學務汎覽載籍尤喜爲詩稍長勤儉謹畏才具充然父嘗長鄉賦于官出納勞甚君憂之即請曰有事服勞子職也兒雖疲繭敢以身任比年賦益完以其餘力佐治家事而事亦治也里之長老皆以能子稱之而尤爲郡守舒公所知正統末盜起于閩朝廷命將往捕

浙東西諸郡皆率民壯以從舒謂衆可以議事者莫如君乃擊
君同行一時軍中多所贊畫盜平欲酬以一官即以正術薦然
非君所長也君固長於治事於是事輒屬之郡竝海築堤捍水
功久弗成至君督工卒成之平生更廉不以官小自棄郡嘗檄
驗鹽貨無敢以利汚之者今浙江按察使楊公繼宗方為郡剛
明廉潔最慎許可獨知重君則君之為人亦可見矣久之君致
其事杜門以教子孫凡數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五卒之日成化
十四年五月十一日也以其年十月九日葬于其邑林溪之原
君娶張氏子一人曰涓孫三人曰臯曰學夔曰龍曾孫五人曰
震霖雯霽霽於是學夔以明經登進士第謁予告曰學夔之有
今日皆先大父之教也惟先大父即世五年于此不明不仁何
所逃罪惟是林溪之原宜得銘文表于墓上因據其狀錄其事

授之且以慰其後人之孝思云

衛稽勲墓表

奉訓大夫吏部稽勲清吏司員外郎衛君諱邦字翰之澤州周
村里人而予之同年友也始予與君接即知其為醇謹確實人
久而接之屢則其所以醇謹確實者益可信予嘗歎曰使今之
人皆如君澆薄之俗可變而予皆得如君者與之處豈不坦然
易直而何疑慮之有而君今則已矣醇謹確實之人益衰矣習
孰與變而吾孰與處其亦重可歎矣蓋數年前君嘗中風而愈
及是疾再作遂瘖卒之日其二子差長者皆不在側孤寡纍然
殆不能為喪其同官相與經紀其事始克斂而殯之月餘其子
冕至自其鄉將扶柩歸葬詣予涕泣以表墓請因出其所為狀
跽而進其言甚悲予不忍視也衛之先世業醫無仕者曾祖曰

文瑞祖曰景昭父曰冲冲娶梁氏生君君娶張氏生男四人長
即冕次晟次顯次昌女二人孫男二人君年九歲喪父居喪如
成人與其兄麟事其母孝敬甚至母孀居亦善教遣君入州學
從人借書讀輒不忘竟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壬辰始登進士
第觀政刑部丁母憂服除今吏部尚書尹公察君賢畱為其屬
初授稽勲主事三年考最進階以其官封其父母與妻皆為安
人又三年遂陞貢外郎又一年而卒實壬寅歲十月十四日也
年止四十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山之原予固知君者
表其墓亦宜乃書之曰古之仕者或有言也言則極其所思或
有為也為則究其所欲後世蓋不能遂矣有如衛君議論不出
諸口功業不顯于時群行獨處匪求人知雖然不出諸口其知
識則瞭然而明不顯于時其操履則凜然而貞彼諛諛唯唯志
乎進取之徒夷考其平生亦何足稱也哉

封承德郎戶部江西司主事前濱州儒學訓導陳公墓
表

成化十五年七月前山東濱州儒學訓導陳公以其子戶部主
事瑗三載考最蒙 恩封如其官階公時年幾九十矣既拜命
以其年閏十月二十七日卒適戶部君有公事於陝右則趨歸
治葬已乃來京師援例居憂而以墓表之文諉予予與君有同
年之好不能辭明日因得閱公手修族譜平生所叙述亦具於
後則陳氏之家世與其人皆可考見乃按而書之公諱敏字志
學姓陳氏其先居陳蓋漢文範先生仲弓後也自唐宋以來代
有顯者公之大父彥良始自陳徙居太康父景文遭元末大亂
再徙於汴景文娶韓氏河東廉訪司經歷克溫女生三子公其

仲也少孤母夫人守節鞠而教之永樂丁酉以開封府學生中鄉試明年試禮部名在乙榜授濱州儒學訓導公爲教勤而有法士類以興未幾有妖婦唐賽兒者以邪術惑衆濱之從者亦百餘人約先焚州城掠馬畜往據青州爲反計州適乏守倅有密告於公者公自謂已責顧城無門可守乃夜施絙以闌出入忽一人疾馳而來爲絙所繫獲之訊知賊已至使舉火爲內應公急呼州人登城倉猝無兵器乃投瓦石擊退之公謂賊失利而城下有清河必還而奪舟頃之果然則舟已呼集南岸矣賊知城中有人遂引去不復有窺伺意公益畫守禦策更四月不宿於家然賊自是勢益熾連陷數城山東大擾而濱獨完無事州人感之走詣上司請公遂攝州事適駕北巡大興繇役公出令召衆千夫即集雖勞無怨者後朝廷遣中官行視有司倉

庫皆以虧折被罪公以能謹出納獨免州守代至仍司學事視廟學頽圯大修葺之又先時丁祭祭器輒假之民家至是始具秩將滿俄而漢府反罪人旣得以濱比近坐不告反者師生數十人悉謫戍甘州甘遠在西北鄰夷地人未知學公至從游者衆教之如在東土時久而察其子弟材多可用諷部使者奏請建儒學已而諸生連起領鄉薦皆公之門人時岳翰林正忤旨謫居更遣其子瑗往從之游而邊人益知所向學矣公素好禮不以患難廢凡冠婚喪祭一遵古制而行武胄化之至治喪不用浮屠者數家故公雖名在尺籍自巡撫重臣而下遇之必以賓師禮有詢及邊事者輒能言其利害所以補益於籌畫者尤多也公之才具蓋如此凡居甘五十餘年胸中浩然不戚戚於廢棄獨族屬墳墓之思未嘗一日而忘於懷痛其母以憂患卒

於濱葬具簡畧不遠數千里至其地改葬之以族人散處爲之譜圖以示子孫使知其所自出其悖本爲孝又如此則豈特其才具可稱而已因竊論公少居學職若無所施爲於世一旦遇變故遂能完一州之民其德亦厚矣然卒被罷去使人不能不疑乎報德之差至其後也身見其子登科第列官于朝而以高壽榮被封典若天固延其年以待者則報德之理固在孰謂天道果不可信哉公旣卒以道遠不能反葬于汴乃以卒之某年某月二十一日葬于甘城南原子孫於是世守之而甘之有陳自公始也公娶李氏繼娶黃氏金氏而金氏以生瑗貴贈安人子男五人曰玘曰玳曰珣李所出也曰璫黃所出也其季即瑗也玘玳皆卒女二適巖震劉玘孫男六人玘之子曰宗曰宇璫之子曰思永思某思敬珣之子曰思恭孫女六人曾孫男一人是爲表

樵隱翁墓表

吳江之東十里有龐山湖湖之東龐氏居之誌曰山以龐氏而名爾龐氏之先有曰平二公者自河南從宋南渡至蘇州遂爲吳江人翁諱友諒字彥孚曾大父福一大父壽之俱以高年終父子安善士也母朱氏翁生旣壯敦孝友之行父歿竭力事其母務適志意佐其兄友直治家家益振及掌鄉稅稅無不給者後其家以富民起實京師即代其兄以往已而念其母不置具疏陳情遂得歸士大夫作天錫歸養詩以贈之而翰林張公士謙寔序其首歸十年母歿時翁年亦高矣居喪致哀人以其爲難性剛直而慈厚鄉人有忿爭效能分辨其窮乏者亦多周者給之不吝治家嚴肅子孫遵行其訓無敢違者縣大夫歲行鄉

飲禮翁必預景泰間吳中大飢 朝廷初行勸分之令翁出粟若干石獲受仕者冠服以榮其身既老曰吾志不在是也乃自號樵隱以見志其年八十有四無疾而終預相地于甘泉里治生壙構屋于芴守之仍置田百畝以供祀事其明遠又如此至是葬其地焉翁生于永樂己丑正月二十日卒于弘治壬子三月十一日葬以乙卯十二月二十四日娶鈕氏先卒子男二人曰鑑曰鏞皆義官女二適丁參成讓孫男五人曰瀚曰浚曰濟曰漱曰漢女八適吳森沈濬凌溥顧紳范承憲錢文吳洵練元良曾孫男四人曰傳宗曰繼祖曰紹宗曰紹裔女三人鑑鏞既治葬事來謁拜曰惟先大父之葬辱故國子祭酒李忠文公表其墓今不幸有先人之喪敢介友人朱君性甫以請期必得一言以刻墓上予重其意乃據事狀叙之系之以詞曰

湖之水兮漣漣納衆流兮灌良田繫斯人兮衍世澤與湖水兮不涸以息嘅鹿門之旣遠兮出有後人不遺以危兮子孫益振享高年兮樂吾真葬必于鄉兮在湖之濱湖有山兮鬱數里之在望表幽墟兮庶斯人之不忘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二

墓表一十首

杜東原先生墓表

先生諱瓊字用嘉姓杜氏蘇之吳縣人以成化十年十月二十
六日卒葬既十年其里諸生吳寬始克表其墓曰先生今世之
隱君子也學不在於爲文而已行修家庭而倫理藹然以厚教
不止於授徒而已化及鄉閭而風旨超然以高色清而夷凡賢
愚不齊之人皆可與語然爲塾師以其僕一言之慢即日歸家
而不可畱其守道也甚介行和而易凡巉絕難繼之事有所不
爲然母病醫藥弗愈則割股作糜以進其爲孝也甚烈姊老而
敬事之不衰有類於燎鬚師沒而哀慕之無替必爲之制服孩
提不苟取故囊無不義之物白首猶慎交故坐有必端之友至

於地侵於鄰而不爭金盜於僕而不問又其事之瑣瑣者蓋當
宣德正統間天下承平求賢 詔下士之有一行一藝者皆得
薦于守令先生顧以母老力辭守令問知其所欲也卒用旌其
母之節而不敢強其仕遂以隱終身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者先生其近之故東海徐太史以中行之士與之者以此則先
生不謂之君子哉惟昔東漢之世仕者固不暇論矣若危言激
論以貶人刺世者每不得全其身至深藏遠引而食力養親者
亦足以遂其志故郭泰雖賢於范滂不免近於俠周燮若亞於
黃憲終不失於高後之論先生者其必有以識之矣先生得宋
朱長文樂圃而家其旁自號東原吳人因稱東原先生卒年七
十有九三子能世其儒業其登鄉貢者曰啓寬辱先生愛慨先
生之沒而不可作也用表其墓且以慰吳人之思云爾

太醫院御醫劉公墓表

公諱毓字德美姓劉氏其先金陵人也高祖季德遷于蘇州始
爲長洲人季德生翰卿翰卿生公威公威生弘遠弘遠生公公
生甫一月而孤母徐氏抱公鞠于外家以長初從徐姓徐故居
藥爲業凡本草所載公少已習知迨長母擇業以授獨謂醫可
教也遣之從學盛御醫啓東盛之醫出王仲光韓復陽而二家
又本朱丹溪其醫所從來旣正公學之更勤歲久涵蓄精贍出
以治疾率中其法慎攻擊以培養本原爲主有言其奏功若緩
者不爲改曰吾之得於師者如此然人竟獲生至不可生者他
醫見其勢未劇方投藥而公已憂形于色曰此則吾所不能治
者也已而果然公性和平謙厚未嘗以危言恐人而規利亦未
嘗以奇見自負而邀名故人皆服其德以爲不可及公自少恬

淡不慕仕進一日朝廷下吳中悉起諸名醫公當行適歲且暮有司趣上道不得已衝冒風雪至京衆不任勞苦咸嗟歎時公年已高亦不戚戚也既入太醫院爲醫士尋選入御藥房時稱得人憲宗純皇帝方在位俄命諸醫用藥公蔽于人不獲薦用薦用者藥不效始以公名上乃得召見已而聖躬獲安自是上因識其狀貌將官之竟爲人蔽不果後其人以罪去始授御醫二年考最賜敕進階又六年公自顧年益高曰布衣終身吾志也今旣得官且老矣可以止足矣況後輩林立尚可與之爭進耶遂上疏乞休致同列知其志不欲仕故尼之疏再上堅臥不起卒得肯而歸他日上復思之顧左右問故白鬚老人安在耶其得乎上者如此又二年以疾卒寶弘治戊申六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公氣貌清雅語音琅

初名經更名京後又更名庚號菊田幼即穎異從塾師學書落
筆有法而詩則得于舅氏閻丘賓用之教為多迨長益好學每
夜五鼓輒起誦習居諸生中如無能人及見其述作知其所蓄
充然也家本業醫不欲以醫名然醫亦無所不通又閻巷之士
爭為舉子業多取科第顧獨向古學殊無羨慕意蓋將隱居養
親以終其身知其才者則謂原已當自見於世無可泯焉一日
太醫院奏下吳中徵醫士數輩中有原已名非所望也時太守
丘公方請修郡志原已始乞入學就弟子列冀免不可得被迫
遣上京人知其為儒醫也尤敬重之未幾選入禁中典御藥及
數以醫驗始獲授御醫居數年以父母益老無兄弟侍養悲思
無已適南京缺掌院事者彙推之乃擢院判以往至則公署久
壞醫徒散逸空解數間而已原已慨然欲復舊規修葺一新藥

餌畢具初其下習為縱弛多怨言既久見其無私始皆歎服無
敢弗執役者原已為人慎密清雅狀貌癯然視之如懦夫中實
剛介不隨其擢居南京官亦美矣一旦意有不樂即欲引去人
力勸之而止平生動作不苟雖簡札細事未嘗草率性喜為詩
與知己者酒間賦詠終夕不倦其摘抉古事叙述人情平實深
秀語多絕俗每為詞林諸公稱賞其自處歉然不以為能也然
與之交者則慕其賢非但以詩況醫乎哉其醫既為餘事至視
人疾用藥必謹不取竒效故獲生者甚多亦不自以為能周之
先鄆陵人也從宋南遷有為鈐轄使守嘉定者子孫遂為吳人
自宋歷元代為醫官高祖曰繼周國初光澤縣學訓導曾祖
輔治春秋能詩不仕祖昂尤深於醫父南承其業而名益著以
原已貴封院判母閻丘氏封安人原已初娶陳某女再娶太常

寺丞顧本女贈封竝安人一女陳出壻即陳鍵其卒也年甫四
十七嗚呼世未有不死者死而可悲有如原已者乎蓋非特以
不壽以無子之嗣續耳雖然古之賢者或天亦或無子若其父
母皆老而衰相視孳孳則生者既無所託然後知死者之可悲
也其可慰者死而無所望於人而致人爭惜之其名彰彰于世
身沒而若存家斷而若續他人何以及此茲繫乎天者無如之
何亦惟求其得乎人者而已百世之下有知原已葬于是者尚
相與護其墓也哉

素菴錢村君墓表

浙西有錢氏莫盛於海虞蓋多出吳越國王之裔然其間以詩
書孝義藹然聞望久而不衰者則莫盛於昆湖之族也在宋既
多顯人至元有曰希祖仕為玉山縣學教諭生諱甦者為人學

博氣豪當國初以布衣上疏論星變高皇帝嘉之因命
撰祭元幼主文稱旨欲畱用竟辭歸以全其身人稱謙齋先生
其仲子中得娶趙氏宋宗室後是為府君考妣也府君諱完字
汝周別號素菴少孤能守先業與弟公達協力治家家益拓以
大事母視其意所在即承順無違其外祖母既老而舅氏時中
更喪明母竊憂之遂迎養于家以終天年而時中有子復為買
田築室居之每念世父迪少即代父死于法而無後以傳曰凡
吾子孫所以有今日者以大父之幸存也特買田百畝俾後人
祀之勿忘其器局深濬果毅多壽畧郡縣推長田賦事既克舉
民不告勞以地瀕湖數遭水患嘗募民築堤捍之數年皆成腴
田坐享其利故自守令而下有事輒謀之府君而名譽益起里
有爭訟者往往就質固有越竟而至者矣好為義事故都憲思

菴吳先生小學集解成謂是書有補於世甚大亟命工刻之蘇
守金華朱公方創社學郡中歲出米三十斛以助子弟之費其
餘鄰里親戚之家貧窶患難所以周給之者尤多益又嘗輸財
助邊得賜仕者冠服以榮其身云府君娶王氏子男五人曰昌
封監察御史曰擘浙江都司經歷曰昉曰昇曰昆鄉貢進士女
四人適王震秦攢張汝嘉夏偉孫男十一人曰承德監察御史
曰承芳曰承恩曰承美曰承源曰承惠曰承憲曰承意曰承緒
曰承智曰承顏曾孫男二人曰稔曰桓府君卒以景泰庚午十
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九以明年三月三日葬于虞山先塋
時既有銘其墓者矣後三十六年為成化丙午御史君奉父命
請予表于墓上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况海虞繁雄之地
乎如府君之為人行義足以庇乎里閭而無不懷才諳足以動

平郡縣而無不信雖謂一鄉之善士可也蓋其先世孝義之澤如此獨惜其終於田間不少見用於世而後人科第仕宦方顯於時卓然為昆湖之族非府君有以遺之乎吾是以表之

耕隱翁墓表

翁姓徐氏其先長洲人也國初徙實南京永樂間從駕再徙久而還鄉故今又為吳縣人翁初諱某更諱有賢字元僅少值父母俱喪與其伯兄松菴府君其仲天全先生相友愛以天全起甲科為儒臣曰吾可不求仕也遂以家業自任方還鄉盡力築室以居既完而隘悉讓其兄乃即其後隙地別築馬當是時翁衣食尚未足始往來湖湘間服賈久之不復出則買田課耕日與農夫同其勞苦不恤也因自稱耕隱翁及所蓄既厚然未嘗侈用以改其初而時出所有以周給人後更應詔輸粟

助邊得授承事郎以榮終身翁貌清癯雙目炯然性多能尤善鑿古器物與人處和易可親晚節益脫畧世事頗好散誕居田野間或經月不冠賓客至輒陳尊俎歌古調以樂之翛然物外人也其生永樂庚寅二月二十七日卒于弘治己酉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曾祖文禎祖子復父孟聲俱以仲兄貴前贈武功伯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丁氏俱贈夫人翁配高氏有內助功子男二人曰世英娶王氏曰世傑先卒娶張氏女一人適楊黼孫男五人曰美中曰美德府學生曰美輝曰美恩曰美質女四人適湯傳柳介蔣煒其一未行曾孫男一人曰亨衢女六人初翁預治葬穴於吳城西珍珠塢書來請記予未暇作及是翁卒其子世英復以書來曰不幸先人至此奈今葬有日惟表墓宜有文願述之以終先志予與徐有姻好知翁為人之賢他

事雖不書可也獨得其一可書者方天全仕于朝以天順初功至封伯爵貴顯已極一時所與同功者率乘勢引拔人雖斯役倚以得官翁時侍其兄居京師何所不得顧閉門退縮竊以為憂而天全竟為同功者所誣陷已而其人事敗而死則天全自謫所賜歸矣彼冒功得官者皆從之被黜而翁則無事也蓋兄弟徜徉鄉里相聚而樂者數年識者竝賢智之此固翁之所為可表者而事狀之所不及者歟

江西安仁縣知縣致仕謝君墓表

江西安仁縣致仕謝君卒以弘治元年正月四日巳而其配金孺人亦卒則三月十九日也其孤麒等既擇明年八月二十六日合葬于長洲縣陳公鄉奉字園之原使人北來奉狀求表其墓蓋以予與君交久故爾君姓謝氏諱縉字朝用別號履菴世

為長洲人曾祖子華祖貴宗父思信思信娶同里茹氏生君君少從里師學在諸生中穎異不群稍長出游江湖間或勸之曰子尚可學也始悟而歸謁見郡守況公遂補郡學弟子負治易甚勤顧屢舉于鄉不偶始貢入胄監居數年授安仁知縣至則先舉廢政數條而尤以興學校為事士有文行者輒優禮之更作彌高亭示人以向道之意先哲李侯菴邑人也取其遺稿板刻以行一時文化流行諸生感慕多所成就君為政尚忠厚不以聲色之威然民亦不敢違令邑有宿逋召民諭之使輸不施榜掠未幾相率擔負而至國賦遂完又嘗歲旱齋沐禱于神祠翼日大雨沾足邑人以君積誠所感翕然形諸歌詠蓋居官凡四年民方愛之而致仕歸矣君素孝友初之官奉其母行或以母老沮之曰吾所為欲得祿者正為養親計耳今既得之而

弃其親何以盡吾心哉卒奉以行所以養之者甚厚待選吏部
時適值歲侵疏足食養民九事上于朝多見施行而客居頗
久舍館蕭然畧無愠色衣錦衣彬知其賢禮請為塾師衣雖貴
傾一時未嘗藉其聲勢以取利也平生舉止端重步趨不亂而
言詞清婉如恐傷人作書師歐陽率更楷正有法其運筆安閒
雖累千字不誤卒時年六十九金孺人為同里諱得誠者之女
性婉婉以勤慎儉約治內卒年七十二子男三人曰麒曰麟曰
黻麟長洲學生黻早卒女四人計鏞王澳滕澤陳觀其濬也孫
男四人曰同仁曰同義曰同禮曰同智女三人惟古之長民者
不以法制為急故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又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是也如鄭子產所謂猛者竊恐其矯當時縱弛之弊故為
是言不然猛豈平易愷悌之說乎予聞君之治民姁姁然視之
猶子甚得父母之道使久任之其政必有可觀惜乎既去不盡
所施至是不幸且沒矣故因表墓之請乃著君為政如此以為
暴戾者之愧云

隱士徐靜菴墓表

徐之先為婺之桐山人後徙吳之洞庭山遂為邑著姓自其先
好延郡中儒者為塾師以教子弟惟其重文雅凡四方名士游
其門者不絕靜菴自為童子得於薰染者既多故其學識廣而
甚遠又洞庭在太湖上巖壑奇麗林木茂密為天下極勝處靜
菴上下登臨殆無虛日平生得於娛玩者既熟故其思致天而
甚清發而為詩綺麗鮮新語皆可誦若西蜀晏鐸海昌蘇平輩
一時所謂詩人也靜菴與之倡和偃然不相下歲久積成卷帙
故劉文恭公實序之靜菴諱震字德重靜菴其自號也為人

獨以詩名其尊重不苟自守介然郡大夫歲行鄉飲禮雖屢請
不赴也與人交情誼周至然非其人輒謝絕之篤於教子不令
就生業以損其志常曰金帛之豐愈於學問之積耶家故有厚
產不喜自奉蠶斤以周貧乏有鬻田者必過與之直或以屋售
後念其露居竟還之其直不復索蓋其德之厚如此靜菴既老
掃一室左圖右史日靜坐顧神不預世事如是者幾二十年以
弘治三年閏九月初三日卒享年七十九配郭氏繼顧氏子男
四人曰淮深濂潮孫男十人曰輅鳳麟軼鷺雉餘未名女五
人曾孫男五人女三人以卒之明年葬于某處淮等既求王諭
德濟之銘其墓復求予文表之蓋往歲予嘗訪濟之於湖上登
高以望所謂洞庭者蒼翠深秀宛然在目且聞其中多隱君子
以吟詠自樂謂異日往游其地必將訪之如靜菴真其人已而

今何遽卒耶豈其年已高固不可得而待耶若其詩或傳至京
師嘗累讀數篇未暇深究而徒想其風致於湖山之間以表其
隱操如此知靜菴者其亦以予言為然乎

明故奉議大夫順天府治中顧公墓表

順天府治中顧公以天順六年六月十三日卒于官後三十年
其配元宜人卒其子大理寺右少卿佐居憂于家適其子伯謙
赴試禮部俾來告曰先宜人之葬既得今學士長沙李公銘其
墓矣顧治中府君雖亦有銘之者然無文刻于墓上以表揚先
德佐之不孝也惟吾同年太常董公有狀幸念鄉曲之好卒書
之予曰唯唯顧之先為吳著姓當國初以臨淮兵荒之餘詔
徙民實其地而吳產為多故公之大父彥臯始自吳江徙居其
地故今為臨淮人公諱震字啓元少游邑學治易有聲舉于鄉

累誦竟以貢入胄監久之授石屏知州石屏隸雲南民夷雜居最號難治公治以簡靜又以恩信結之其下化服俄以艱去服除改湖廣之安陸益以平恕皆樂親附境內患盜掩捕所獲不即用法必諭遣之已而無復犯者居數年學校以修刑獄以清至倉廩實而凶荒有備巡撫大臣以公政績上于朝請加旌異遂蒙進階并贈其父時傑奉直大夫安陸州知州母駱氏宜人秩滿將去民攀畱號泣作去思碑其得平民如此於是吏部知公名特擢順天府治中食四品祿時屬縣有清隄決與兒渡役夫至數萬久不能塞工部尚書趙公謂公可用奏委之公調度有法不踰月而功成又官租累歲為豪猾侵匿見役里胥不勝追徵之苦公究其弊租足而民亦安蓋公居官臨事不避難而尤以忠誠待人故所至皆有政績可頌故王忠肅公方在吏

部將超用公而公未老已欲引去未幾遂以疾卒矣享年五十七公和易寬厚與物無競而自持不苟凡歷官二十餘年囊無遺貲卒之日僅足棺斂而已初娶殷氏早卒繼即亢氏並封宜人方公之官雲南時亢宜人以舅姑老而路遠不能就養請畱侍于家日暮孝敬備至俾公得盡心官事公性好施所得祿俸屢用以贖宗族宜人畧無難色及其子佐嘗自刑部郎中出知河間就養于官僚佐諸妾皆來為壽宜人二色月之曰汝為少婦安得至吾家耶皆愧服而去其年八十六子男一即佐孫男四伯謙鄉貢進士次伯諧次諧次識女一曾孫女一惟古之為善者恩德及于一鄉一里其家必興其子孫必盛蓋報施之道當然耳至于循吏所以興且盛者尤甚蓋其恩德之所及者尤廣不止于鄉里故耳予於治中公不之識獨觀大理君以清

才雅操起為法官而伯謙益好學有文行將取甲科而起前人
恩德不於此而驗乎故書以刻之

明故江西廣信府儒學訓導贈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
駕清吏司員外郎孫公墓表

公諱瓛字汝瓚號抑齋姓孫氏其先杞人也元李曾大父伯瑛
官江浙錄事司兵亂不歸遂家華亭大父仲恭父士達俱不仕
公早孤事母沈氏盡孝稍長入郡學時蕭山魏文靖公分教于
松愛公勤苦親以書授宣德乙卯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榜
例授教職以母老慨然不辭遂授廣信訓導而奉其母以行時
學政久廢公至嚴條約勤訓誨士類大興當鄉飲酒有貢士坐
不以序斥之使下其人銜之後為考功郎適公秩滿赴部必欲
修怨而公以丁母憂免服除不出人勸之曰向所以仕者為

養母計今復何為乃閉戶教其二子蕃衍鄉人有盡禮延為教
師者輒亦往赴益專以授徒為事者二十年及衍擢進士第守
深州公就養于官數以善政戒飭嘗大書其室曰勤以補拙儉
以養廉慎以免過惠以得民人以為得居官之要衍用其教竟
稱賢守成化己酉九月二十日公以疾卒享年七十九衍奉柩
歸葬于鄉之蟠龍原合其母任氏地公為人坦夷簡亮不立城
府於利尤無所好平生作書有法晚喜為詩有可笑集藏于家
任氏出儒宦家為福建參政勉之女母曰妣宜人性貞靜且孝
事姑不違其志相夫治家能居貧守約子女婚嫁皆不失時尤
通書史數援引以教其子亦善作書卒以成化辛卯十月某日
享年六十九子男二人即蕃衍女二人適張朋焦簡孫男四人
雍睦承德承恩女三衍後以治行著 召為南京兵部員外郎

三年以考績來告予曰先父母之葬行忍哀自志其墓矣而墓上之文未刻乞書之言已其容甚戚及出其志文以示其詞尤悲予不忍讀也予謝曰子免喪久矣能不忘乎哀如此其將何以慰之於是衍考最蒙 恩贈其父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署郎中事負外郎母為宜人乃畧述其事行而特書其恩典報之曰此可以刻于墓矣子之哀亦可以少釋矣

明故蘭州同知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錢君墓表

君諱和字用之姓錢氏元季高祖德以兵亂自桐鄉徙華亭因家焉曾祖實尚義任俠祖復喜讀書而於中庸尤精人稱錢中庸父昌娶同縣范氏生君少入郡學為諸生所推許作文務雄麗視進士第若不足取成化戊子登鄉舉屢試春闈不偶其後子福亦預試歎曰吾尚與兒子輩爭得失於場屋間耶即赴吏

部乞一官始得蘭州同知蘭隸雲南在萬里外人為君不堪慨然就行居三年子福春闈廷試皆第一君聞之復歎曰兒子輩得祿可以養我矣尚復奔馳絕徼以從什耶即乞一公幹入京師復赴吏部乞致仕竟歸時年五十二耳益又三年受 敕封如子官而卒君初貧弱喪其父能極力營葬事母尤孝性剛直少容出見里人為不義事輒忿形于色乃聞母召急趨命其容怡然也方去蘭州人謂夷方當不必拘文法以治有羅知州者與麗江木守以世官結婚上下相倚肆為貪虐君繩之急羅不堪乃暗以利君正色曰 天子務綏遠人正念汝俗恬殺人命我參佐州事以鈐制汝顧從汝欲耶羅知計不行欲挾木傷之君以詩投木木感動曰文士也不可君嘗催課自正供外不多取一毫群夷德之浸聞于藩臬於是方參政憲林副使倭爭

委以他州事及攝縣賦足獄平事率以治鄉人曹公事時中慮
君卒為州長所陷令署黑鹽井提舉司以避遠之曰此亦以利
啗耶君至諭父老曰弊可除者幸毋我隱苟以賄及吾門者必
罪先是井以潦乏鹽自君蒞事歲課益勞君之居官蓋如此第
不及久任人多情之自君致仕與鄉里談老月一會飲必至醉
乃已醉輒歌呼以樂或規其放者笑曰是非若所知他日醉如
故蓋君以群聚或及甲閉官府短長故一託之酒以自全云其
處世又如此君娶陸氏封孺人子男二子一節福翰林院修撰次
祚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徐翺次適太學生胡亨孫男一元女
一子與君有斯文之契久矣福於是以毛萇之文來屬蓋君居
官有治績然在遠州知之者少及其居鄉曠達混于流俗其意
之所在人亦知之者乎至其平日能教人子取高科列清貫以

文學知名于世所以出於君之教者其事甚顯人則無不知者
夫惟知之故其事可畧其所不知者則不可不詳也若其生卒
歲月與夫葬地見於李學士宿之誌者亦畧谷不著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三

墓表十一首

劉氏新塋表

長洲劉氏世葬邑之武丘鄉歲久族人益繁其地陜隘殆不能容於是承事君介之與其配汪氏相繼卒距其一里曰表巷始為新塋而合葬之葬之日寔弘治七年八月九日也君諱許介之其字號澹菴其先蓋汴人有為黃州統領者從宋徙建康至元權茶提領鍾山再徙長洲提領生處士元善處士生國初沛縣儒學教諭德讓教諭生贈中書舍人仲輿中書生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鉉文恭四子伯曰澄叔曰泳皆早世仲曰瀚登進士第歷仕大理寺丞以陝西按察司副使致仕其季即君君以宣德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京師私第六

歲喪母夫人某氏稍長向學後以父兄俱仕于朝獨任家事已能服勞其出入用度善計量有無人稱有幹盡才又能以勤儉自守所積既厚益不安費其容止俊爽及居鄉里遇長上尤知禮遜人所以稱之者不徒治家而已平生雖事廢舉然教其子必業儒以繼家世竟有登鄉貢者以嘗輸粟助有司賑飢獲授仕服故稱承事君者其官階也卒以弘治六年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四元配王氏繼即汪氏謹守貞出唐越國公華後為翰林檢討某之孫光祿署丞晉之女少歸于劉能執婦道以勤儉助其夫慈惠及其下自舅姑以下皆賢之先君一年以九月二十四日卒享年若干歲子男五人長曰橋早喪次曰梓曰桐曰榮曰栩桐貢士梓栩以輸粟榮以書藝俱授仕服女三人適韓勳黃經顧嚴孫男五人庶點默休某女六人劉氏在吳中為衣冠舊族至文恭公以奧學篤行為天子近臣憲副君復起自甲科為良法吏族人仕者尚累累有之家門之盛亦鮮及矣他人為子弟而無過者有幾如承事君雖不出而仕然能保其家業不墜而益盛他人又有幾耶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君其免乎此矣於是梓等奉賀憲副選民之狀請文刻于石乃書以為劉氏新塋表云

怡隱處士墓表

處士姓華氏世家無錫為江南望族其先自宋元而上見於前人之紀載者已備曾祖幼武有詩名祖棕韓考仲諱皆有隱德鄉稱長者仲諱娶顧氏生五丈夫子其三為處士諱宗壽字思源怡隱其號也家故多田富甲邑中至國初悉散所積以免禍後仲諱再造其家能不自逸率其子若孫躬耕田間家復裕

諸子既應酬于外處士居家更助其父為義事歲免私租若干斛不惟水旱而已又數推所入以周貧乏景泰間米價貴里人爭仰食其家顧所蓄不足即發藏金雜以繼之諸閉雜者感愧遂無乘時以傲利者先時其父誤坐法被繫刑曹伯兄思濟偕走闕下陳寃狀適染疫病臥寓舍危甚處士日籲天泣禱思濟竟起而父寃亦雪後父以天年終諸兄弟始異居所以扶持孱弱排解怨爭者惟處士是賴處士身履儉德服食不求華美中既慎密尤有雅量犯者輒能容之其人往往愧服亦以長者稱云配鄒氏子男二人曰守吉守慶皆庶出女五人適惠洪鄒翰徐益錢祚蔡觀孫男六人曰燁燠燦烜炫燿燦燦俱以輸粟授散官女六人曾孫男七人曰謹誥謨餘未名玄孫一人女一人處士以天順六年九月十四日卒享年六十三是年之冬黑葬于其鄉椿桂山先坐之次而故張憲副節之為之銘矣至是守吉復恨未有表墓者託其友夏御史德乾具行實來請蓋自處士之卒至今三十餘年矣門閭盛而愈高產業積而加厚其所從來者雖遠然非處士能繼其德何以致此今守吉兄弟既似其前人其後可見者又及三世使繼其德不已華氏之澤其有窮乎夫發揚先德固孝子之意而垂示後嗣又其意之深者故書以遺之

盛雪溪墓表

弘治八年六月十二日雪溪盛君卒享年六十七初君嘗觸熱過吳中予視其貌若瘁然謂老者當爾後數日計至為之驚悼於是其孤虞等卜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七日乃來求予文刻于墓上予素善虞而識君亦久知其所以為子弟及待宗族處鄉

黨之事而福建布政使陳公朝用又君之知友也狀其事尤詳
乃爲書之君諱頤字時正姓盛氏雪溪自號也世爲常之無錫
人當其少時父文珪客游嶺南盡以家事委君君治之甚優人
不知其父之遠去也後其兄時望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君即
遣人迎其父歸曰奉養之具幸已麤給可勿勞于外矣數治具
速故舊親侍杖屨于泉石間以樂之已而其兄以言事忤旨出
知東鹿君馳書慰之曰兄所爲者古人直道之事當益盡職爲
天子牧民仍歲致米物以爲祿俸之助其兄安之治績卓異以
循吏稱于時屢遷至陝西布政使再擢刑部侍郎君益思念不
遠數千里兩往省視且畱其子虞旦暮承奉于旁及其兄以都
御史巡撫山東得致仕之請君即後園作方塘書院日奉以宴
游其間其所以爲子弟者益如此平生待子姪輩恩意平均女

兄及其弟婦皆孀居周卹備至推及他人爲義事不一人有善
尤喜稱道其不善而相犯者亦能容忍襟度暢達客至飲噉終
日有召之者卽往必盡歡乃已其所以待宗族處鄉黨者蓋如
此自君治家田疇益廣室廬益完若與時之人不能忘情於殖
產者然其高情逸韻與邑中文士登臨歌詠不以富貴爲樂則
非人所能及也君之祖子實與其父文珪俱以其兄貴贈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娶馮氏先卒子男
二長卽虞禮部鑄印局冠帶儒士娶張氏次夔國子生娶卞氏
女二適過鑑楊乾孫男一銓女四許適楊旦陳鸞華泰其一尚
幼在成化初邑人飢朝廷行勸分之令君初輸粟授承事卽以
榮其身比歲飢益甚有詔輸粟千石者視軍功授官君慨然發
廩得授蘇州衛指揮使其亦可謂榮矣然士大夫稱之必曰盛

雪溪而不以官蓋著其隱操也故作盛雪溪墓表以從鄉人之
言以順孝子之情云

梅友處士墓表

成化丁未 恩詔下凡民年八十以上者錫以冠帶榮之於是
梅友處士新安程彥彬甫年八十二矣即日拜賜于家鄉里以
處士善人宜受殊典不徒高年而已者相與稱賀不絕明年改
元弘治乃六月十日處士無疾而卒則又相與哭之皆曰善人
亡矣諸孤穆宗等卜明年十二月十三日葬于休寧縣黃尖嶺
之麓既畢事相向而泣曰吾程氏世有名文以紀載先德有如
先府君之為人可使沒而不傳乎其季景宗乃自為狀圖其事
俄以疾繼卒後八年景宗之姪慶其與其子慶琬痛其先志之
未遂不遠千里趨吳中謁予言之故持狀泣拜哀動坐客予初

信疑信

辭之竟諾之然亦有所未暇也居數月則虜玩再趨而至以請
予感其孝卒忍拂其情耶程氏世為新安人出梁將軍忠壯公
後處士之族居富溪在宋有曰卓者為本州學正曰驥中文武
兩科為中書舍人驥有風節子孫以儒雅相繼鄉里至今以舍
人稱其門其後曰存生僖僖生齊齊娶商山吳文肅公孫女生
處士其諱尚質字彥彬自號梅友以純雅曠達重於鄉議而志
古好文汲汲如不及然未嘗為矯俗要譽之事蓋程氏嘗十世
同居處士力欲復之經營會計惓惓不忘先世有葬他郡者歲
久已失訪求得之立石以識宗人今太常卿克勤作統宗譜貽
範集率其昆仲所以助成之者甚力一日家人不戒于火聞誥
牒猶存餘無所問其於先世蓋如此嘗扁其齋居曰崇本以自
志平居無他嗜好惟以敦行孝友為事以禮正家其容貌端莊

儼如賓祭子孫侍立肅如也故雖鄉人無敢慢易者俗多尚氣而喜爭每深鄙之曰公門無一字此吾家法也子孫好學者則獎進之既老猶日課其學業不倦平生手錄古人遺文至三百餘卷所編次有富溪程氏族譜十五卷鄉約一卷流芳集十卷林泉風月亭集一卷泉石齋集三卷諸墓下頌一卷其所自著曰崇本齋稿者又若干卷藏于家配吳氏出同里故家少處士一歲孝而克相子男七人振宗早卒播宗熙宗為伯父後亦卒穆宗匡宗頤宗景宗女四人適汪康吳若鴻范顯護黃智相孫男十三人慶璋慶琪慶琛先卒慶瑰慶珠慶琰慶璣慶玕慶琇慶瑩慶班女十三人適吳世珉畢芸生吳瑩黃怡品孫式孫巖汪太弘黃瓊餘未行曾孫男六人侃侔傑倫儼佳女一狀所載處士事行甚夥蓋景宗之孝惟恐其父之美或遺耳予既取而書之而未敢必人之吾信也然狀謂處士初從竹埜吳君游稱其博雅謹厚有前烈風晚與參議方公鉅齋蘇公相友善方歎其學行如是不沾一命而老鄉校蘇贊其行高蓋謹文老益工有古君子風度三人於處士有交親之契其所許與必當人其有不信也乎故復取以表之以慰其子孫之孝思云

明故中書舍人王君墓表

成化五年寬游南京得友一人馬曰王君允達其諱汶義烏人也王氏自宋以來號為儒家五世祖炎澤得朱呂道學之傳婺人謂之南稜先生曾祖禕在國初以文學事太祖高皇帝為翰林待制使雲南執節死義追贈學士謚忠文祖紳國子監博士考稔隱居授徒門人私謚孝莊先生後贈中書舍人母李氏贈孺人允達生稟特異志向甚端少孤思繼家學極其勤

苦家素貧能守道自樂挺然無所降屈好古執禮篤行實踐不欲以文士名然操筆爲詞章豐蔚可誦亦無忝其家旣壯從鄉校貢上禮部卒以春秋登鄉舉遂擢進士第居京師癯然靜退猶寒士也嘗上疏乞就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遂乃授中書舍人遇事持正同官憚之居三載見有非其道進者稱疾而歸今上之初用賢圖治或薦允達可起而用部符下允達初不欲行郡縣與鄉人迫強之道病甚曰吾決不能仕矣然獲至京師與故舊一見以死無恨未至五十里竟卒年五十七允達純孝人也自忠文公之死博士君痛恨食不忍兼味孝莊如之至允達已三世猶不忍改以忠文公宜廟食死所遺書巡撫大臣爲奏請于朝始秩于祀典又忠文公有續大事記在蜀藩得板刻行世亦其志也居家作祠堂置祭田凡所行禮參酌其宜其

教人有法出其門者輒有可觀至所與交皆一世名賢於情意最篤也其不賢者則疾之往往面斥其過使無所容蓋其爲人若隘而才則通處世若迂而行甚直使其見於用則功必加於人澤必下於世顧僅以行義厲乎一鄉一邑之間知允達者蓋深惜之其娶俞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二長俯縣學生次仰女三長適貢士許塤次適龔激一尚幼允達卒時爲弘治二年十月四日葬以明年十二月六日今祭酒謝公旣爲之銘寬宣表其墓上以良友之不可復得也蓋久而不能成文抑允達之賢人知之不必書惟其有不可及者則不可以不書也嘗聞謝公言往年自台州往訪允達鄉人無少長賢不肖聞其名皆唯而立其學者即其所居皆稱之曰齊山先生至不敢斥其姓又聞其友馬谷曰允達沒門人迎柩于數百里之外將至親友又行

數十里迎哭皆盡哀又各為位而哭于家蓋百數十人及其家長幼僮僕皆蔬食如喪父母嗚呼允達之得此於人者其必有道矣故書以表之

明故江西上猶縣知縣鄭君墓表

君諱爾字仕信姓鄭氏世為浦江人自其先冲素處士緝合族而居至君為十一世曾大父得金華府稅課使大父棟父旭皆不仕鄭氏世稱義門家範其整然亦久矣君少入縣學為弟子能不失禮度稱義門子弟累試于鄉不偶循歲貢例入南京國學祭酒而下知其所出皆優待之而君亦自重凡諸生始入學必相出錢餽遺謂之班錢君獨不受歲餘歷事大理寺又數歲選授湖廣安化知縣安化山深地瘠民多負私君勸富家代納而貧民始安未幾流移者多復業乃更蠲其役俾務懇闢能辨

疑獄他縣有獄未決者上官亦多委君巡撫大臣才之將奏調大縣俄丁母陳氏憂而去民留之未得數致書問安否服除改江西上猶俗尚狡猾玩法侮吏君先去其甚惡者而法竟行方欲設施而君病作以沒實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十日也年五十二以明年十一月二日葬于本里松林山先塋之次君勇於為義遇事所當為者無畏縮態人有患難輒仗之往往傾貲以濟親賢服善情意周悉與人言無所隱飾然逆其意者即見於言面已而不復計其峭直如此其家自正統間遭火厄堂宇蕩然無以合族君每愧恨自安化歸特出俸金先葺門廡數楹其志他日欲盡復舊規而行之則君沒矣君初娶虞氏繼陳氏子男三人曰總曰鏞曰鈺鈺蚤卒女一人適東陽許儲皆陳山子蔣南京始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交允達數言同郡有鄭仕信

者其賢已而君至遂相好而信其賢不誣君之葬允達既為之
銘其子鏞以予知其父不遠數百里來請文表于墓上於是允
達亦卒矣感念疇昔為之泫然鏞亦賢如其父鄭氏其將復興
乎

永定知縣陳君墓表

弘治八年福建永定知縣陳君述職于朝道出上杭疾作而
卒其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四柩至卜明年八月某日葬
于吳縣梅花塢先塋之北其從兄俊與其弟怡率其子若孫來
拜請文表墓其狀則君女弟之夫丘連州鎬所造也予與君有
舊好聞君之喪方為之悼惜不已其能已於言乎君姓陳氏諱
悅字宗理別號同軒世家蘇之吳縣自其祖福建僉事祚以直
節顯于先朝祠于鄉賢而陳氏遂聞吳下之靈仕終新野王

府鎮國將軍教授亦篤行士也母徐氏生君長身脩髯偉然
神為人嚴毅方正是非好惡無所詭隨人謂其有祖父風教授
君歷任歙縣及武邑校官君皆從侍家庭薰染所得既多稍長
入鄉學講議精博同輩爭推讓之視科第若不足取竟以歲貢
例補國學生居數年始選授永定知縣永定在萬山中為閩之
窮處自正統末以寇亂增設險阻寡民寇不時發君初至即有
警謂急則延禍故緩之而縣中卒無事先時無城郭可守始經
畫材力以築民獲安居善決獄平恕不苛獄無冤滯於是他縣
有疑獄憲臣輒委之無不允當者君平生遇事必精審而行至
行吉凶諸禮一惟僉憲公所定久而不改孝於父母事其兄宗
德甚敬撫其幼弟怡尤有恩意嫁女必作戒詞一帙送之曰吾
寒儒無以為裝汝能守此無忝家世即孝矣其教人有法多所

造就而為文必以理勝惟其困於場屋不獲用也娶徐氏有賢
行子男二人長炯娶徐氏次煥尚幼女二人長適龔煇次適查
應臣孫男二人長麒次麟女一人惟昔功名之士抱其才猷欲
見於世然不得其地與時未有能自見者如君之才猷亦美矣
不知者一置之下邑已無所施為然他日尚有所冀也夫既仕
晚而其壽止於中身則又將何所為哉昔僉憲公之墓予嘗從
君之請為書其石今君不幸至此予故道其志之所以不獲信
者表之

明故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致仕胡君墓表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胡君致仕數年以疾卒于家弘治某
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四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湯溪縣
白杜山之原後二年其孤穀來請書其墓上之石其狀則君之

友陳憲副粹之所造也予念君生既相厚則於其既沒能忘情
耶遂曰諾又數月穀復來請乃書以遺之君諱超字彥超自號
耻菴姓胡氏初為衢之龍游人今割其地置湯溪又為金華之
湯溪人族大而盛號浙東名家曾祖德仁祖希華父宗韶希華
隱居能詩宗韶有義俠風以君仕贈承德郎工部主事母祝氏
贈安人君兄弟九人少獨嗜學補縣學弟子負有賢名每鄉舉
皆擬為舉首顧屢不偶遂貢入南京國學成化戊子試于應天
府竟登高薦壬辰擢進士第觀政工部初授都水主事丁祝安
人憂服除改虞衡主事凡二考始擢營繕員外郎未幾即乞致
仕歸丁未用 恩詔例進階一級給米四石人以為榮君為進
士時 藩王及大臣有賜葬者工部委董其事事畢能卻餽遺
已有廉名及授職分治通州河道竝河隙地多為勢家占據言

丁尚書卒歸之民京饒分貯通州歲脩廩庾費用甚鉅稽究出入能除故弊工役畢舉平生見於官政大畧如此君為人樸厚無外好日閉一室以書卷自娛其學精於毛氏詩既壯猶從經師講議不倦以其學授人後多取科第而宗族子弟賴其啓發出而仕宦者常有其人性喜吟詠持筆運思頃刻滿紙既老且病不忘舊習前卒數日猶以杜少陵二句為韻作述懷二十首而時事所感亦寓焉當君居官其年已踰五十仰承俯接重遲詳緩若不與英妙者類然老成練達遇事自辦其職固不曠也惟君自重不求知於當道又不樂與新進少年爭進取於是歸休于家得以全其身樂其志以沒此其可書者也君娶方氏有賢行封安人子男三人曰順蚤卒曰毅曰綬綬縣學生女一人

明故奉訓大夫定州知州劉君墓表

定州知州劉君初知處之纒雲秩滿吏部以君有政績將擢置憲職或言君長於牧民者遂授定州踰年以父喪去而君亦以疾卒弘治癸丑八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五十七君諱竑字以規姓劉氏其先汴人從宋南遷有諱亨者家于常熟因家焉亨生善甫元常熟州判善甫生仲昇海道萬戶仲昇生伯彰海道百戶伯彰生子謀子謀生宗實皆不仕宗實娶顧氏生君幼穎敏不好嬉戲補縣學生專治毛氏詩刻厲堅忍期必取進士第成化乙酉登鄉貢屢試禮部不偶竟選授纒雲知縣民恃險阻往往以鬪殺為嬉或訟于官輒逃匿上司捕之急幾欲生變君始請緩之犯者卒感悟就獄特罪其首惡而連坐者盡釋人以為平有婦人殺其夫獄久不決君焚香告于神是夜夢一鬼散髮

號泣言死狀明日坐廳事忽有旋風揚沙繞案引婦訊之果得其實人又以為明縣有銀課中貴督取民殊不堪君屢犯其怒所以捍衛乎民者甚力當造戶版民多行賄吏胥為詭避計君度田多寡分戶三等自是賦役始均而奸弊息其惠政既多歲旱禱雨輒應蝗不為災人爭歌頌之縣在萬山中故多寇警自君至境內晏然嘗有群盜聚處山谷間君遣人諭使之去盜曰我輩將往金嚴假道于此劉侯仁人也豈敢犯其境哉卒無事故刑部尚書彭公韶以公事至浙御史王弁暢亨巡按至知君賢交章薦之及君去任民挽留不得號泣徧野有奔送百里之外者定州士俗勁悍君革政以治先時戍卒每虐其民君稍以法繩之始皆知畏而民獲安其相訟者顧多賢于州及武臣有自降虜起者素狎侮州官是亦皆懼服未久政聲流聞巡撫

大臣遣人持羊酒獎勸之君居官以身勤事不求安逸而疆力顯志令必期行尤以清儉自持所至不挈家累惟二童暨隨侍而已家故殷富而自奉甚薄祿俸有餘別儲以備公費或以遺窮士有勸為家計者則引鄉里貧夫喪名者曰此可以為戒也故事守令蒙旌異者必受恩典君既擢州守遂格不行蓋非制也君終身所恨惟此耳既卒之又明年四月八日其孤岍葬君於雙鳳鄉進賢涇之北原謂宜有文表于墓上踵門稽顙以君之從弟鄉貢進士傲所為狀請予固知君之為人者乃按狀書之縉雲之政則郡人潘太守從民之請有文載其事立石縣中可據也獨惜君守定州不以則可書者尚多其不為古之循吏乎然即此亦足以傳矣故表之

故樂會知縣周君墓表

景泰甲戌四月六日廣東樂會知縣周君卒于官得年四十八
樂會之人相與奔走悲號曰天何奪吾賢令之速也爭願買地
葬君而築室以居其婦子其配樓孺人不可曰此非君之志也
且如吾父母舅姑之老於家何於是其民聚土為冢歲時祀之
以慰其鬼明年柩歸以十二月一日葬于長洲縣武丘鄉半塘
之原後四十年為弘治乙卯六月四日樓氏年八十九而終將
以明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祔葬其二子詔訓始來乞文表墓君
為吳中前輩予雖不之識然與詔相好久知其父母之賢可書
也君諱泰字景通自號訥齋少從邑人樓日宏先生學治尚書
甚勤而重遲和敏與諸生異非特能文詞而已日宏察其佳士
遂以女歸之既壯受徒閭門居市廛中謹謹不放時有師儒鄭
德輝者亦厚德君子也人以君配稱之其業既精正統戊午以

儒士舉于鄉再試禮部不偶授潮陽縣學教諭訓迪勤勵士子
多所造就秩滿考最始有樂會之擢人謂其地險遠為君不樂
而若怡然之任至則以其俗陋專務教化民皆從之踰年而君
不幸卒矣樓孺人諱嫵字懿端出宋太師楚公昇之後六傳為
鄉貢進士可先始自郵遷長洲至日宏益業儒娶嚴氏生孺人
通書史精女工尤有孝行當樂會之歸抱其孤兒跋涉嶺海數
遇寇難誓不受辱以死自分竟完其家無事歸教二子詔亦舉
于鄉為嘉祥教諭復享其養以老成化末 恩詔下孺人年踰
八十矣更受肉帛之賜人以為榮二子長即詔 興王府紀善
次訓一女嫁吳佐孫男五璐璧琦璞琮女八曾孫男一女二夫
君子之仕也不必考其政惟能得乎民則其政之仁厚可知君
在海外未久設施不甚見一旦不祿而民至欲畱葬其地此豈

以勢力使之哉必有所以感之者也至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亦不必究其行惟能成其子則其行之嚴肅可知若樓孺人寡居時二子皆在提抱間使非其母教育之則身且不可保況望以科名祿仕進為王傳而有光其先人哉是宜書以表之

思耘處士墓表

吳中稱儒家曰陳氏其先在宋忠文公堯叟之從父鄴始自蜀徙南康之都昌七傳至篆登宣和進士累官明州通判再徙星子五傳至洽咸淳鄉貢進士生全全生徵受學臨川吳文正公之門元末避兵于吳故今為吳縣人徵二子汝秩汝言並業儒汝言在國初為濟南府經歷生繼為翰林檢討儒行益尊學者稱怡菴先生後祀于郡學四子長曰宗有文而早世娶陸氏三子處士其季也諱佃字世本自號思耘少孤學詩于從父孟

賢得唐人法稍長出為塾師即善教後念母老居家治生資以為養故第在城西南有園池甚勝以族人眾作別業于虹橋日涉以樂更買田陽城湖上時往課耕不以為勞也平生既業儒不失勞通醫家言至于通達世務量度生業有人所不能及者

堂談榮

不休而衣冠整潔動履肅恭儼乎儒者之風也凡

郡中行鄉飲禮及朝廷有纂修事處士必預焉其年七十以弘治丙辰正月十六日卒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薦福山先榮娶滕氏戶部尚書德懋曾孫有婦行先卒子男三曰謨娶張氏曰訓長洲縣學生娶滕氏繼唐氏曰諫女四長嫁孫仁次許嫁劉文毓而卒次嫁施穎次幼孫男五杲昉皆煦暉女七予與處士交久比自京師歸復接其言貌未覺其衰也終月不見則聞處士以病不起為之悼歎諸子將治葬奉鄉貢進士都君元

以勢力使之哉必有所以感之者也至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亦不必究其行惟能成其子則其行之嚴肅可知若樓孺人寡居時二子皆在提抱間使非其母教育之則身且不可保況望以科名祿仕進為王傳而有光其先人哉是宜書以表之

思耘處士墓表

吳中稱儒家曰陳氏其先在宋忠文公堯叟之從父鄴始自蜀徙南康之都昌七傳至篆登宣和進士累官明州通判再徙星子五傳至洽咸淳鄉貢進士生全全生徵受學臨川吳文正公之門元末避兵于吳故今為吳縣人徵二子汝秩汝言並業儒汝言在國初為濟南府經歷生繼為翰林檢討儒行益尊學者稱怡菴先生後祀于郡學四子長曰宗有文而早世娶陸氏三子處士其季也諱佃字世本自號思耘少孤學詩于從父孟

賢得唐人法稍長出為塾師即善教後念母老居家治生資以為養故第在城西南有園池甚勝以族人眾作別業于虹橋日涉以樂更買田陽城湖上時往課耕不以為勞也平生既業儒不失旁通醫家言至于通達世務量度生業有人所不能及者善談論娓娓不休而衣冠整潔動履肅恭儼乎儒者之風也凡郡中行鄉飲禮及朝廷有纂修事處士必預焉其年七十以弘治丙辰正月十六日卒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薦福山先榮娶滕氏戶部尚書德懋曾孫有婦行先卒子男三曰謨娶張氏曰訓長洲縣學生娶滕氏繼唐氏曰諫女四長嫁孫仁次許嫁劉文毓而卒次嫁施穎次幼孫男五杲昉哲煦暉女七予與處士交久比自京師歸復接其言貌未覺其衰也終月不見則聞處士以病不起為之悼歎諸子將治葬奉鄉貢進士都君元

敬之狀來請表其墓而處士有知友信陽太守施君煥伯曰處士可表也遂書之

蔗菴翁墓表

翁姓錢氏為長洲名家出武肅王裔諸兄皆隱于市廛不仕其一為大寧都司幕官仕亦不顯其季即翁諱遜字叔謙蔗菴其別號也少游江湖間中歲屏蹟里巷至老益喜閒適翛然逸士也翁無子以家事悉付贅壻素與竹堂僧暄公為方外交即精舍傍鑿池開圃數攜親友往游烹魚煮笋日醉以樂或避暑竹林下脫帽啣杯有六逸風致平生奉養甚厚市中新味人爭售之翁治以薦客亦不自享也故山西參政祝公與翁相好取顧愷之語特以蔗菴號之翁喜而受予昔為文以記然翁雖好逸樂未嘗從侈靡習其老其德固無序其常者里人故敬重之郡

徒誤徒

縣知其賢歲舉鄉飲必致翁三賓之列不徒以高年也翁生永樂戊子三月二十九日卒于弘治甲寅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七以戊午三月六日葬於長洲高景山之原娶沈氏太醫院醫士孟木女先卒女三適李溶朱潁其一楊璫即贅壻有子劉冒錢姓為翁後於是劉特鄉貢進士陳原會之狀來請表墓之文予翁同里巷視之丈人行也言何足愛蓋自天下承平樞兵既久戴白之老所在有之其熙然自得嬉游如孺子宛然有康衢擊壤之意翁非其人也乎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然則叙翁之為人亦可以觀世道也

耻齋魏府君墓表

魏之先出畢萬其後代為晉卿及分晉為諸侯以國為氏而散居南土吳之有魏氏葢入矣在宋鶴山先生文靖公自蜀來有

賜第在吳中府君以同出於萬故宗之曾祖文原祖德父茂茂
娶社氏生君其諱昌字公美 齋其自號也長身古貌寡笑與
言布袍曳地質朴可重家當市廛中闢其屋後種樹鑿池奇石
間列苑有佳致作成趣之軒以自樂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僉
憲劉公時即其居為雅集屢有題詠沈石田居士寫之圖畫間
亦惟君之雅澹不汲汲以勢趨故士大夫尤愛之也君養親甚
力平時食飲必親進又必問味可否每臥病數年侍奉不離左
右或出外暮歸則急趨至前喘息未定必問安否物其祖有遺
言百餘字皆所以訓戒其子孫者君能遵行之仍作堂名寶訓
以示不忘予嘗為文以記而故李少卿貞伯特為書之壁間又
可見其孝也弟公明任雲和訓導而卒君以故居讓諸姪至故
物則俾其子謹藏之曰此先世手澤也君素博古凡三代以來

至于宋元器物書畫多能辨識曰此出某時某人無差者喜爲詩則得于其舅氏東原先生之所指授爲多其年八十四以弘治乙卯七月某日卒又明年丁巳某月某日葬于長洲縣九都武丘鄉先塋其內弟南京監察御史杜君子開旣爲狀而其子芳乃來乞文表于墓上予諾之蓋數年前君遣芳至京師有壽壙銘之託欲執筆不果詎意延至君卒而爲此文雖然君好文詞者雖不及見亦足以慰于地下也況芳之孝而欲揚其父之美有不可已乎君娶陳氏先卒子勇二人長即芳次蒙女四人其一以疾不嫁孫男六人曰某某女五人曾孫男女四人附書此于後併刻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四

墓表一十三首

明故中議大夫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君墓表

惟蔡氏爲吳故族居震澤山中其先在宋有仕爲祕書郎直煥章閣曰世洪者從駕南遷始居于吳數傳至吉甫吉甫生仲簡國初以人材徵稱疾不仕仲簡生桂芳桂芳生景東景東娶於徐爲處士庭栢女生君爲長子其諱蒙字時中別號果育年十一舉爲縣學弟子太守況公視其氣兒竒之撫其首曰此子異時名位當如我稍長治春秋學業專勤時臨川聶大年分教常州往從之游三試於鄉不捷年三十貢入太學傑然諸生中爲兵部尚書馬公昂所知以曹務繁重奏俾專司章疏數月以勞多即入吏部選選在優等始授溫州府同知溫於浙江爲大府

君才優適稱府中有事太守輒咨之以行未久惠義及民甚深而名譽益起成化戊子屬邑恭順山中傳有銀鑛閩括流寇群聚爭奪殺傷遍野邑里騷動事聞于朝命中使盧某來督官兵勦禦賊聞兵且至焚橋塞路其勢愈盛候吏馳報時夜漏下二鼓君驚起遽帥壯健五百人往撤石通道伐木為輿梁官兵曰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甚眾眾議募民壯補伍擣賊巢穴公曰彼皆烏合之眾苟益兵制其死命其勢感祗益亂耳無若遣一職往諭以禍福為便眾然之遂推君行君毅然深入賊窟落反復諭之賊感悟立解散兵休而還公復建長久計取民之疆勇丁眾者立為銀賦長領坑夫若干事採鑿民始無爭奪之患樂清有田數千頃為山潦衝激壞為沮洳場而公稅如故破產者甚多君往相地勢浚渠築塍時蓄洩慎防護田遂還

腴
誤
腴

君才優適稱府中有事太守輒咨之以行未久惠義及民甚深而名譽益起成化戊子屬邑恭順山中傳有銀鑛閩括流寇群聚爭奪殺傷遍野邑里騷動事聞于朝命中使盧某來督官兵勦禦賊聞兵且至焚橋塞路其勢愈盛候吏馳報時夜漏下二鼓君驚起遽帥壯健五百人往撤石通道伐木為輿梁官兵曰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甚眾眾議募民壯補伍擣賊巢穴公曰彼皆烏合之眾苟益兵制其死命其勢感祗益亂耳無若遣一職往諭以禍福為便眾然之遂推君行君毅然深入賊窟落反復諭之賊感悟立解散兵休而還公復建長久計取民之疆勇丁眾者立為銀賦長領坑夫若干事採鑿民始無爭奪之患樂清有田數千頃為山潦衝激壞為沮洳場而公稅如故破產者甚多君往相地勢浚渠築塍時蓄洩慎防護田遂還

以直詞曉諭皆感服釋仇不復敢爭至於興文舉義明獄足食諸事盡瘁不懈以勞致疾乃上章乞歸既得命即日行明年今上即位詔致仕四品以上進一階得中議大夫越七年癸丑八月七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八配沈氏生女一人適馬璿側室秦氏生男一人習聘徐氏女二人長釐勞麟次適徐鵠君之沒習始九齡又四年丁巳麟等率習以其月某日奉柩葬于綺里穀堆山陽奉政府君之側先期與其姪羽奉狀來請文惟公少居鄉閭為知名士及入官輒獲乎上政績有聞于時蓋其為人通而不流和而不泛才足以治繁而濟之以勤量足以容衆而守之以恕此所以綽綽乎能舉其職也君他行可稱者尚多而尤有志於用世惜未究其所至何如耳乃書此表之以慰君于地下云

太醫院醫士盛君墓表

君姓盛氏蘇之吳江人世居吳中為名族按其譜出宋文肅公度後數傳至寓翁生景華有隱操人稱居密翁景華生啓東始業醫而精其術仕為太醫院御醫受知先朝累被寵渥生數子而儼最長君儼之子也諱暄字用美號閒舟初其父從御醫公居京師始壯而卒君時生甫七年耳與母許氏留吳中賴其祖居密翁撫教之既長奮志于學授徒養母曰吾其取科第以仕乎則習舉子業顧屢試于鄉不偶復歎曰仕必有命也乎醫吾家學也吾當繼之君既業儒而理明於醫輒通又其家多奇方奧旨發而究之附以己意治疾輒驗人曰此得盛御醫秘傳者爭往求之君復不計利遇貧賤者率與之藥於是求之者益衆醫名暴起傳至京師遂徵為醫士久之當得官然非君所望

也方稱疾不出適聞其母喪而歸服除竟不上益以醫行于時
 既老得未疾有疾者多就治之弘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
 享年七十五君初娶沈氏繼潘氏高氏子男三人曰乾娶張氏
 曰坤府學生娶柳氏曰良娶夏氏女一人適其孫男五人曰某
 女四人長適府學生沈濟次適袁表次適國子生顧綸之一未
 行君為人襟度爽闊而言論明暢對客飲酒笑噉傾倒曾無隱
 情人有過往往往面加指斥至人以非禮加者亦能容受不與校
 也篤於交誼或以急難告輒周給之不吝凡嫁娶喪葬有不能
 具者多賴其助亦可謂好義矣去歲予嘗過君家君聞予至使
 人扶掖而出猶誦誦道說舊事竊歎其病且痼非復少壯時態
 然年既高子孫森然孝養備至可無憾也至是竟不起乾等乃
 卜明年某月某日葬君於茅塢之原其父之執德州同知韓君
 彥哲率之來求予表墓之文君嘗謂死生常事當病未劇自述
 志銘其明達如此予故書此表之凡其平生見於自述者不復
 書也

隱士史明古墓表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為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
 然江浙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予取以為
 友蓋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為無弗依
 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巫覡惑眾上書縣中欲盡除
 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教何由而
 行耶與人論事辯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
 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徇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辨內
 外定上下嚴若官府然謂長子承家當世守其居而析產特異

於衆曰此吾史氏家法不敢不謹也凡吉凶之事悉違世俗而行必倣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蓋有宋劉道原之精至於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焉若其才如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為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為近體興至吟聲吟咿冥搜苦索欲追魏晉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着古衣冠屢揮塵望之者以為列僊之儔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月為雅集以觴詠相娛樂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為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

廬草而歸其思致之高如此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繁小之堂方床由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止宿僧舍而已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甲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游惟其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尤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而識益進今致仕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許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其諱鑑初字未定後始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某氏繼母某氏娶張氏子男二人曰永齡太學生曰永錫縣學生女一人適鄉

貢進士吳瑩孫男三人曰曾同曰某某女一人當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温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哭拜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而何文之能為耶顧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又明年戊午某月甲子葬于穆溪小句原之上為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愧乎其中

明故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周公墓表

公諱賢字用希姓周氏世為蘇之長洲人少游郡學業舉子甚勤正統戊午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己未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辛酉授南京工部主事三載考最封其父德如其官階承德

檄疑檄

郎毋某氏封安人妻陳氏封如其姑丁卯丁父憂服除復任景泰壬申擢浙江布政司右叅議未幾復丁母憂服除改四川出巡烏撒道中得疾還至公解竟卒實天順己卯五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三於是其配陳安人挈其孤子女沿峽江數千里扶柩歸吳以明年庚辰正月二十八日葬于本縣武丘鄉金字墩先塋之次其同官左叅政前刑部侍郎劉公清既為之銘俾刻而埋之矣後四十年其子同人奉銘文拜授予曰先人墓木已拱而石表未立是同人之不能子也願矜而書之且自先人棄諸孤非吾母陳安人與吾生母楊氏鞠育教誨無以至今日不幸三歲間相繼下世今幾二十年同人之哀痛未能釋也幸附書之以慰惟參議公為吳中前輩予少猶及見之偉然其貌藹然其言善厚德君子也當其為工部屬已有才名及兩佐大藩

才名益重其忠厚嚴明尤為僚吏所服然皆不得久於其位平生所施畧見端緒而已沒之後人故惜之陳安人亦長洲人年二十歸公甚得婦道以成化庚子五月六日卒年七十四生一女適濱州同知仰璿為大理寺丞宗泰孫楊氏吳縣人事公及陳安人有禮後安人二年卒為壬寅閏八月二日年五十二生三男長即同人次大有早世次中孚一女適姚鉉韶州府同知叔謙孫也同人今為泰安州儒學訓導親沒久而汲汲求文場其美不謂之孝乎於是乎書

蜀府教授管先生墓表

先生諱潏字以澄自號清軒姓管氏世為蘇之長州人其先皆不仕曰文通生仲安仲安娶陳氏生先生為仲子少入府學資持靜厚同輩皆敬之不敢狎坐一室晝夜誦習不倦為文喜簡澹而以浮艷為耻時提學御史為廬陵孫公每首第其文然公重行檢亦惟取其為人耳一時從學者滿門往往去取科第先生顧數不偶處之自如亦無尤主司語年踰四十始貢入太學初授寶慶府學訓道寶慶在萬山中俗不尚文自先生至嚴教條諸生被磨礪始有取科第者秩滿擢蜀王府教授王見其端雅歲餘益重之累被寵賜或以詩篇相倡和每稱以先生而不名居數年先生數以老請王輒畱之而禮遇愈至其後年益高請不已王知不可畱使畫工繪其象藏府中復命府寮賦詩送之臨行寵賜甚厚及歸又數遺書物致問益先生之賢致之先生世居對門至是依外氏卜築甫里以弘治己酉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八十四配徐氏有賢行先卒子男五人曰宗娶謝氏曰實娶董氏曰宣娶陸氏曰寬娶徐氏繼陳氏曰完先卒女二

人歸儲積周宗茂孫男五人曰縉曰紳曰慶瑞曰慶齡女二人歸王恕陸棠曾孫男一人曰積慶女二人先生卒後八年丁巳始卜本縣二十都莊字圍西江擇地以其年某月某日葬焉諸子以予適還吳持里人嚴翁狀來求文表墓又三年始克書之蓋予少先生三十年而同游學宮尚憶一時多豪士獨先生居衆中不出聲氣退然如無能後其人得入仕者無幾而先生仕雖不甚顯然爲師儒者數十年涉峽江萬里全身而歸子孫滿前孝養不缺竟以高壽終此豈偶然也哉必有所以致之者矣乃爲書以表

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墓表

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年八十三而終公有子恩仕于朝爲刑部郎中持制服將歸

墓文以葬其寮友顧君大寧輩偕來以請予與恩以同鄉

過從久不能違也恩旣歸始以江西布政使葉公所爲狀友太僕少卿劉君來致其意曰公葬斯迫矣待此以刻乃

狀叙之朱故通許人也當宋中世之亂從駕南渡以松江

僻可避兵難始擇華亭之七寶鎮家焉曾祖道華祖士清父

恒慎恒娶陸氏生公諱某字某別號鈍菴幼有高資總角能

賦詩有奇句稍長益善記覽入府學爲弟子時廬陵孫先生掌

教事適周文襄公以巡撫至而提學御史爲彭公二公問弟子

之穎敏者孫先生首以公對試之果然公初習春秋孫先生深

於詩者更授以詩甫三月即通其義正統三年遂登應天府鄉

舉及還其父適自盧龍戍所歸父子相見甚歡未幾公當赴禮

部試曰吾常以親寓遠方不得日侍左右爲恨今復忍違遠平

竟不赴又十年始登進士第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時有北虜之變京師戒嚴 朝廷命諸將悉兵往禦公以御史入軍中紀功臨行語其妻王氏曰吾今不能顧家矣汝亟歸奉吾親吾惟知有王事而已即日戎服就道諭諸將士以當奮勇死難之義衆皆感激三日虜知有備而遁有 詔班師蒙宴賚甚厚京師既無事公奉旨出巡應天等六郡有知太平縣白王者連姻中貴怙勢爲害公庶得其事即按以法一時奸貪斂跡屬吏肅然於是周文襄公與公猶同行郡稱歎不已歲滿代還都御史陳公鑑知其才俾掌三法司事俄丁內艱服除擢山西僉事屬吏有不法者聞風而去尤累平反冤獄再清軍伍明恕不苟無隱沒誣枉之弊才名益起凡分巡官缺公輒兼領其事一日至大同有中貴親幸者入其境上下驚駭莫知所爲公出郊迎之

與語其人竟欵威而去值大雪欲射獵爲樂公曰軍士凍餒不堪必有死者況道滑不便馳逐獨不自愛乎遂止一時邊人不至驚擾者公之力也再丁外艱服除復任山西人多爲公不樂而公處之自如成化五年始擢副使又二年慨然上章請老年五十五耳人勸之不顧歸與親友徜徉園池間賦詩飲酒相娛樂每以善言訓戒子孫宗族所以力學治家之道延師儒于塾鄰里子弟有願學者皆來受業後多有成材者自少無兄弟惟一姊與其夫俱蚤世遺孤子女四人悉爲嫁娶且與治田宅不使失所他所周卹人者尤多公自登甲科受官幾五十年而致仕家居者幾三十年中間用其子郎中秩滿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其配王氏初以公貴封孺人後進封恭人長公一歲與公相處幾六十年今尚無恙有六男子長即恩次慈先卒次憲府

學生次恕次志豐城侯府教讀次愈二女子長適義官姜佑次適士人梅亨孫男十二言詔誥謨諫訓訪諮警諤詠諷女九予觀公之生世既躋高壽可謂少矣若夫婦偕老尤少者至於子孫之多多而又貴以繼其世此又不少乎故朱氏之盛特為鄉人之所稱慕抑非公之德曷足以致之是豈偶然也哉然予又有聞焉當國初其祖士清為邑烏溪大姓趙惠卿督壻趙以富豪於一方士清逆知其家必罹法禁出居于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人莫不賢智之噫此朱氏之所以有公而公所以有今日也歟因繫之以告其後人公之葬在邑錦澳西先塋之次葬之日則卒之明年九月十三日也

周月窗墓表

無錫周月窗以老病而卒又明年將葬于邑之上福鄉九里之

原其子敷等遣人奉先友李舜明之狀以表墓之文請且以書告治命月窗博學多通而於醫尤精予嘗德其治疾況其臨終有所託耶成化末月窗以醫徵入大醫院為醫士一時醫名起都下貴戚大臣求治疾者常數騎集于門以候其用藥多本師說而間出奇以取驗曰此可用米藥矣其人即生否則不予藥亦無能生之者諸醫名為之掩當是時諸醫藝出其下往往得官職意氣揚揚月窗方巾布袍出入條然視之如無人已而諸醫多遭降黜而月窗如故人皆質之一日歎曰吾卜居邑之梅里久矣誓以農隱幸有田廬衣食自足復僕僕走塵土中耶即稱疾南還鄉人見月窗至皆曰我輩不誤死矣其醫為人倚重如此月窗嘗為予言醫非吾家傳吾見前輩非由家傳即師傳以其術不可輕用也故吾平日雖究習素難諸書與諸家言亦

未嘗無師居鄉孤陋屢訪于外遇諸科有專攻者輒師之自少
至老用心亦至矣然吾非藉此以求利特欲濟人焉耳予聞其
言竊歎曰醫家如月窗之專勤其術無弗成者使凡學道者皆
如月窗之專勤有弗成者乎月窗為人簡直敦厚言無矯飾議
論持正不阿徇人少時慕古義士以氣自負數為人排難解紛
往時閩寇發王師往征小民困於供餉月窗徑造主帥白事曰
兵出勦寇為安民也今寇未滅而民先被害朝廷出師之意
固如是乎師聞之悚然即下令戒戢士卒一縣晏然至於孝友
之行信義之心治家以儉朴接人以真誠平生可稱者尚多或
以醫師目之非盡知月窗者也周氏自宋以來為邑中故族雖
世不顯然多為鄉里奇偉士至月窗始以醫名而傳其子敷遂
為世業凡其族出子孫與生卒若葬歲月有戶部郎中邵君志

銘在予特書此月窗諱紘字濟廣鄉人識與不識者皆稱周月
窗因其號也故題曰周月窗墓表俾刻之

明故中順大夫陝西漢中府知府李公墓表

弘治庚申三月二十一日中順大夫陝西漢中府知府李公卒
享年七十一卜以其年六月十五日葬于青縣城北原其孤孀
以初喪不敢離次遣人奉教諭俞君勤製事狀來乞文表墓予
不識公顧嘗知其平生一二不獲終辭乃為之書公姓李氏諱
佐字廷相自號梅屋其先滁人也曾祖曰文祖曰玉父曰庸累
世晦蹟後從尺籍占彭城衛居通州宣德中始徙青縣庸娶沈
氏生子二人長曰偉次即公公幼則穎敏年十三補邑庠弟子
員曰從師問學幸其兄偉亦好儒術晝夜程督公不以縱期必
取科第公感奮稍長才氣頓發下筆輒數千言同輩讓之景泰

癸酉舉順天府鄉試試畢俄聞父喪即日奔還已而中式公痛恨其父不及見哀毀益甚服闋為天順丁丑再中禮部試廷試蒙賜進士出身觀政都察院庚辰授知徽州時年尚少決事剛明人莫敢欺以其地近邊徼能因其俗以治未幾吏畏民懷賢名籍甚巡撫都御史項公忠察公可大任奏薦于朝即擢漢中府知府公感驟進益務勤政廢事異舉且治績大率如徽州而過之素持正人不敢干以私乃有搆誣以陷之者會述職吏部遂求退年方三十八耳既歸母老尚無恙以獲侍養為喜曰吾不愈於居官耶且曰吾學業所以成者實惟吾兄程督之力朝夕恭謹事之如父孝友之行久而不衰後母以天年終哀毀如喪父時明年其兄亦下世痛哭不勝兄有一子曰桎撫愛如已出及卹其諸孫使皆得所邑人稱之家雖厚積而輕財好

施念貧乏者輒周卹之不計或假貸亦不多責其償待人爽直而人皆樂與親數從鄉里故舊野服游行放情田野酒酣樂府落筆成詠至老其氣猶豪也其年七十客皆趨賀明年疾作遂不可起配趙氏彭城百戶禮之女子男二人長堅早卒次即辟邑庠生娶孫氏繼張氏女一人適朱鑄大同經歷傑之子孫男四人曰潛曰濡曰冲曰某女一人差夫士大夫出而仕者固義也然往往難於退則其始之所以進者亦未必知義不過為利祿之謀耳故有高年而進取彌銳如昔唐休璟者考公之出始不過數年意有不樂即引身而歸歸且三十年始及致仕之期亦可謂恬靜者矣公之進退亦未暇論獨其年七十時有傳其自壽之詩一首至京師者予嘗讀之竊歎其樂天知命視世事若無足計者則其心之明達又豈不可見哉故因辟之請書此

表之

明故太醫院判陳君公尚墓表

太醫之職自前代已設至國朝尤重其選蓋既置院署以處眾醫又特置御藥房于禁中惟其人術業之精行檢之謹者得預于茲其亦可謂難矣而吾蘇獨未嘗乏人蓋今世言醫之盛者必及吾蘇宜其有人而皆表然以見于時也世遠者不及知而未仕者不暇論自永樂以來若韓氏曰公達公茂盛氏曰叔大啓東劉氏曰原博宗序至沈以潛張致和錢伯常劉德美周原已相繼而出多以儒醫稱非尋常俗工可比信乎其為盛也及公尚院判又以小兒醫起于其後其術業之精行檢之謹得預其選人謂其無愧于諸公者公尚姓陳氏初諱慶字公賢後以字行別字公尚自號存仁翁先世臨淮人也從宋南遷居吳

中有諱良炳者仕元知太醫院事其後又

號新齋者為平江

醫學正生本道為郡人孟景暘贅壻景暘攻小兒醫本道兼通

其說生彥斌彥斌生仲和遂以小兒醫相傳仲和生二子伯曰

公學仲則公尚也公尚生七歲而孤母陸孺人寡居以教甫成

童卓然自立日夜矻矻讀醫家言務繼其世一出治疾多驗名揚

吳中迎治者填門或抱攜而至有至自百里外者公尚自喜其

術之濟人初無仕進意一日朝廷召天下名醫郡縣遂以公

尚薦當是時陸孺人年近八十矣公尚因乞終養不獲被迫遣

至京至則念母不已竟乞歸侍養依依母側母或有疾輒憂懼

食不下咽他日母以天年終哀毀不欲生見者感動既免喪言

及必流涕其孝如此後再召起未幾即選入御藥房恭謹不怠

及用藥屢奏奇效成化乙巳遂授御醫明年進院判丁未以例

初官弘治壬子三載考最蒙 賜救命毗迪功郎明年復以
功加俸一級又二載公尚自以衰病不任勞苦求去院長以下
皆留之而其意堅不可遏乃上章懇請 上准其去特擢院

判以榮之歸且三載俄得疾不起庚申五月十三日也享年六
十八於是其子寵以冠帶醫士繼典御藥聞訃痛哭將歸守制
以其公言被卹典如例具疏告哀 上即命守臣諭祭益酬

其功績出特 恩云當公尚無恙時躬擇苑地於吳縣橫山之
原至是憲等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將啓殯以葬寵復以其父
爲人當表于墓道謂予父相好泣請甚至三行忍違之惟公尚
性質直無偽與人處不喜謔浪口未嘗侮人或人侮之亦不與
校嘗曰吾惟受損得有今日因爲詩以示其子而名公取其言
至爲書石以刻之若其爲醫又嘗曰父母愛子當體其情嬰孺

難言必察其狀故人有求治者不論日暮寒暑僕僕走視用藥
精審常求全功至於富貴貧賤之家不計酬報槩盡其心其甚
貧者反以米粟濟之以助調治其德可謂厚矣是以公卿大夫
重之皆曰陳先生醫中君子也蓋不特取其術耳以是表之庶
亦見其爲人矣其娶仰氏大理寺丞瞻之孫女早卒無子繼史
氏蘇州衛百戶浩之女有賢行子男三長即憲次即寵次有並
傳醫業女一適查恂孫男五曰表餘尚幼敢繫于後俾併刻之

王葦菴處士墓表

長洲之野有隱居讀書曰王葦菴處士其諱錡字元禹葦菴其
自號也家世力農吳人因其所居稱荻扁王氏處士自少軒然
出群從中長益好學自經傳百氏務徧覽尤熟於史凡先代事
非特善記憶而已考其得失善惡以求其興衰之故自謂不易

其言對客談辨輒觸忤人惟其性剛直以為言衝於口不能茹
雖致人怒亦不暇卹平生有所見聞即筆之不顧忌諱號寓圃
雜記蓋處士好從先生長者游又婦翁為劉草窗草窗一代詩
人也居京師博學多識故處士得其議論尤多宅臨湖彌望
皆田園而堂宇靜深間以嘉樹窈如也性不飲酒客至必款曲
時出謔語以為樂或放扁舟出沒汀烟渚月間往往賦詩寄興
一日詣毘陵訪親友顧上錫麓入荆溪遇山水佳處輒盤桓逾
時已而徑歸忘其所訪者其高致如此處士生六歲喪其父廷
用賴母滕氏守節以教滕氏固賢母處士事之四十年未嘗一
日去左右其孝足稱也友其弟鉦鉦卒撫其諸子家屢遭火厄
故居蕩然卒盡力營置以復王氏所以不墜者處士力也弘治
十二年十月晦處士以疾卒享年六十八葬有日其二子涑汶

遣人乞表墓之詞而以事行一編同至予少識王氏昆仲後皆
物故數年前獨見處士與其從弟陳畱令抑夫歸然存耳涑復
與予從子奕相好因此見委夫惟有世契則處士為人豈待
此一編而後知耶噫望蘇臺之白雲瞻茂苑之喬木故家舊族
猶有存者獨清逸之士所謂歸然者今復不得見矣因為慨然
傷歎書此既以著處士之隱節且以識予之感云爾

處菴徐府君墓表

吳縣有徐氏族大且故在宋曰三奇自婺徙吳始擇洞庭之勝
家焉歷十餘世四分其族曰庭蘭居南偏人稱南徐以別之庭
蘭好文禮士為山中鉅人生某某生德重有祖風四子府君其
季也母曰某氏而府君為顧氏出諱潮字以同號處菴徐氏宗
族既盛府君處其間偉然不群稍長莊重自持不苟言笑於是

諸兄皆成立父使析產治生府君不忍去獨依其父以居事不
專主必稟而後行且暮侍奉內敬外愉甚得子道及居喪執禮
毀瘠寢苦喪次未嘗內處有怠孝子行至待其兄曲盡其道有
人所難處者兄卒撫其姪恩意藹如若其嗜學以讀書為第一
義自少矻矻研求不倦攻詩學書具有法度生子縉甫垂髫教
之即嚴曰無蹈他日失學之悔也縉締姻于今吏部侍郎王公
資遣入京戒諭就學縉竟登鄉舉貽書訓之勿遽自滿當以古
人學業自期縉將取甲科以榮其親而府君之計至矣府君娶
沈氏子男三人長即縉次紳次纓女三人長適蔣龍次許適朱
某次許適馬叔雍其年五十二以弘治十四年六月廿四日卒
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洞庭某地縉既請吏部公為銘復欲予
表于墓上予知徐氏已久而與其父子且善乃叙其事行遺之

特其一二事也噫酈氏之盛豈獨府君之善教哉必陰有德以
默相於其間者今夫居室但見其棟宇之美棖題之高是直外
觀耳安知基之堅厚築之者之有人乎是宜表之以示其後人

承事郎錢伯寬甫墓表

承事郎錢伯寬甫以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其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既葬于吳縣薦福山之感慈塢其友今都
御史陳君玉汝時在翰林為銘其墓矣後二十年其孫同愛兄
弟復求予文為墓表予以史事未暇又七年始書之伯寬甫諱
愐姓錢氏自號杏園其先揚之江都人世業小兒醫在元有為
醫學教諭曰益者始以兵亂徙居吳中遂占籍長洲益生元善
國初大醫院醫士元善生宗道 晉府良醫正宗道生良玉仍
醫士良玉娶高氏生子四人伯寬甫其季也少侍其父居京師

習進士業徧從經師問學累舉于鄉不利歎曰仕宦當有命家世業醫濟人豈必仕耶取其家藏書習之遇疑難質于諸兄遂通其說他日歸吳幼稚病爭請視之或抱攜來就視用藥輒有驗且不計利人以此稱之初良玉有恩于邑人沈以宏氏以宏為尹山名家無子遂求其子為贅壻即伯寬甫及以宏卒伯寬甫以故廬為沈氏物悉歸其弟姪別築室以居中歲更遷居城東前臨長溪後帶廣圃圃中竹樹甚茂而杏為多因以為號性喜客客至款飲為樂尤善談或笑謔間發意甚適也俄一日目失明其談笑如故子男三人長金次錫次鐸女二人適唐祝劉傳孫男二人同仁同愛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予憶與玉汝昔者屢游城東時伯寬甫尚無恙導游後圃常愛其地甚勝今四十年矣歷歷不忘而主人眉目猶宛然也然伯寬

甫享年雖少其子孫則盛而又有若同愛者惓惓欲揚先美可謂知而能傳者豈特好學有文將取科第以繼其志而已故為表之

承事郎王應祥墓表

應祥諱鳳姓王氏其先以為自河北從宋南遷籍于長洲者累世矣歲久族人滿閭巷應祥處其間勤生勞力竟拓其家吳人皆知其名然人所以知之者不惟以其產業之盛亦以其為人之賢耳蓋應祥事其父至善甫與其母許氏承順無違兄麟為縣學生復資給不乏及麟仕漢陽府幕未幾乞歸與之處雍雍如也其待宗族鄉黨禮意周悉家有傭奴千指或有過不忍笞詈其厚而有容如此性好施予貧困者多獲濟至乞人往往候食于門歲飢郡縣勸分嘗出貲以應例受散官應祥自陳不願

強之始受於是郡縣有二役輒委之又嘗遣之京師督賦事皆克濟更以才諳稱云應祥娶高氏子男二人曰鼎娶陸氏曰鉞娶楊氏孫男三人曰楠曰松曰模女三其生宣德十年二月丁卯沒於弘治七年八月辛巳乃卜以又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吳縣馬鞍山之原前葬鼎與子姪有連姻之好來求文表于墓上惟鼎少能承家綽有父風及是居喪盡禮人尤稱之乃圖葬其父既得吉壤以弟幼能身任營築之勞其為人亦可謂賢矣應祥可謂有子矣雖然亦應祥之德厚所致也故予書其平生而必及此者以為其德之驗耳為王氏子孫者其尚考於斯而謹嗣之

承事即蘇君墓表

蘇君克成未冠時游郡學為弟子與予有世契特相厚稍長以

其父兄當行役京師即棄儒業毅然代其行往返不倦然因事賈為養親計家更裕也中歲頗厭事家居勤學以其子鼎為太學生習譯書四夷館將有官秩念其少不更事曰吾當面諭以居官之法復上京師予以君故人也宜於我平館時寒月病足瘡不能行醫以為較也易之踰三月南還行至直沽俄卒于舟中時鼎見其父病竊以為憂不忍舍去尚臨侍又賴其姻友今都御史徐公以方伯述職還而護行為治始具竟返其柩其長子泰聞訃率婦子號哭迎其喪殯于家卜日葬遣人持狀來乞一言刻石予不能忘情也蘇世為長洲人國初有諱禮者以人材授玉田典史禮生彥衡彥衡生伯讓伯讓生孟淵孟淵娶張氏生二子君其仲也諱綱字克成克成亦娶張氏亦生二子長即泰婦曰唐氏沙氏次即鼎婦曰薛氏女四適錢劉俞祥

王觀錢應夔孫男一曰奎女四君年六十五而卒卒之歲為弘治己未二月癸巳也以又明年庚申十二月壬寅葬于本縣彭華鄉覺海山之原惟蘇自孟淵拓其家以大有名于郡中孟淵喜交游克成繼之交道益廣縉紳大夫多過其門克成見人恭謹盡禮性惟不飲酒而相對歡然也若其治生勤敏善會計劑量所以裕其家者他人或不能及當其壓事之日顧習稼穡結屋西山中命家僮刺舟出城郭或數日忘返及北來已不良于行時使人扶掖出巷一觀車馬市廛之盛歎曰吾老矣豈意衣袂復染京塵耶吾當亟歸敝廬以守先人之業然不意遂卒于道路亦可哀也君嘗輸粟助有司賑飢授散官如 詔旨故題曰承事郎蘇君墓以表之

吳醫沈宗常墓表

吳中醫家之盛有沈氏沈氏醫術之良有宗常甫宗常諱屢其字宗常自號怡晚少讀儒書用以資於醫且家故多良方又庭闈中父兄相處言必及醫事宗常得於見聞者尤多出而治病遂數著奇效舉其尤者鄉人金汝聲患鼻衄血湧出神思昏亂飲涼劑不止請宗常治投人參附子人曰血熱則行附子大熱柰何宗常曰脉細弱非此藥不可飲之果愈孔侍郎患體熱如燔喘而聲重飲食且絕時夏月人謂中熱宗常曰公高官常居大厦丹溪有說乃中暑也以暑藥進而愈劉太守小便閉不可忍用通利藥其閉如故宗常診其脉緊滑曰此痰結滯腦膈間也以吐藥投之亦愈崑山黃遜之年五十餘飲食如常神思忽異每日晚歌笑不止人莫知為何疾曰此陰火助痰火也動則痰升晚屬陰歌笑由之宜用二陳湯及降火之劑如其言亦愈

長洲吳永妻產後受驚他醫飲清心安神諸藥寢息益不安曰驚從外入益膽傷所致俾服抱膽丸亦愈許市人李清之忽腰膝痛甚不良於行皆以血衰治診其脉洪大曰此火證非虛疾也後當疽發果然又廬陵商人小腹脹痛喘而不食過三日矣視其脉如常詢其平日飲食曰近食羊脂曰得之矣小腸為受盛之府羊脂凝結能無阻乎宜以重湯溫之水行痛止從其言不藥而愈又一婦夏月患吐利甚危診其脉沉伏以參附合煎而飲婦家云曾以是進苦不能下咽耳曰此寒疾固宜熱劑之弗納也當熱因寒用如其法飲之即愈其事載藥案者尚多不能書蓋宗常之醫雖得於家學然能察標本適權宜往往出已見而不泥古方其著效蓋如此宗常尤善治生家致優裕故其治疾不望報曰吾衣食自有餘醫特寓吾濟人之心耳且因有

餘每斥以周卹貧困又不止於醫之濟人也沈之先為汴人從宋南遷家吳中今為長州人自宋以醫仕其先不可考家有思陵御書良惠堂扁至今人稱良惠沈氏八世祖瑛元官醫提領瑛生彥才平江路醫學錄彥才生德輝江浙行省官醫提舉德輝生綱業醫不仕綱生以潛國朝太醫院御醫以潛生寅寅生熙熙娶浦氏生四子其仲為宗常娶張氏保定太守祝之女繼陳氏蘇州衛鎮撫熊之女皆賢而無子以季弟圭之子鐸為後鐸初娶顏氏工部員外郎涇之女繼周氏女二人許嫁吳繼美徐棠竝宦族孫女一人宗常享年六十五其生正統丁巳十二月三日卒于弘治辛酉七月十日卜又明年十二月三日葬吳縣隆池新阡鐸請其內兄鄉貢進士張君文臣為狀其從大父翰林編修良德迺來道鐸意請文表于墓上曰鐸有孝行欲

顯揚其父甚切也惟曲徇其情幸甚固辭不獲乃按狀書之惟
沈氏自御醫公醫益良尤好儒業有詩名於是子孫業儒者繼
繼不絕至寅之弟宙是生衢州知府良臣及編修君皆登進士
第以顯于時而游鄉校穎異好學可望以取科名者尚有人
謂其家不特以醫名而已故予表宗常之墓而沈氏之盛亦因
以見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五

墓表二十三首

封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徐公墓表

公諱諒字公信蘇之長洲人其先為嬴姓後封於徐因以國氏
在周有偃王避難投會稽再傳章禹為吳所執公族子弟散之
徐揚二州間事載韓文公偃王廟碑蘇於禹真屬楊於漢屬會
稽故多徐氏代有聞人不絕然自公近世皆隱於農無顯者其
所居在邑東南當震澤吳淞二水匯為瓜涇而田其上相傳以
為業公幼而端重如成人資更穎敏父曰文質善士也初教以
學書既通其意再以九數之法授之凡所謂方田粟布之類人
所未易通者習之輒精遂以其藝為閭里所知宣德末朝廷
遣中貴人浮海入島夷取奇物凡一藝之良者皆選以從公在

選中竊以母老憂幸而事寢則時方以足食為事故工部尚書周文襄公初至吳中巡撫求能濟其事者訪于郡縣得公厚遇之一時征歛轉輸之法詢及田野而取於公者為多公感激亦竭所能事之世謂文襄善理財賦如唐劉晏公之贊助有焉大臣繼是號能稱任必守其法者以公嘗事文襄率訪之比歲公益老不任事而亦辭矣公年十三喪父事其母陳撫其弟瑄孝友兩盡平生質實無矯飾尤以信義自持至老好聞善有所得必謹錄之三子曰淵源澄教之有法嘗恨少孤廢學俾務其大者無以一藝成名其後源以明經登進士第為兵部屬澄游鄉校且有聲而公亦從受封曰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用源初官也當命下公與其配任安人同拜于庭下命服煌煌鄉人方羨之未幾而公以疾卒矣其卒為成化十八年三月

丁亥享年七十有四計至兵部君將歸卜其年十一月壬寅葬于吳縣阪陂鄉堯峯之原乃來請其友吳寬文其墓上之石而泣告曰自吾官于朝吾父數遺書教以忠謹清慎其說不一今手迹宛然皆未能行也而吾父溘焉棄世非子誰慰吾之悲者寬敬諾蓋公則沒矣至其老而貴吳人皆曰公嘗有力於文襄文襄嘗欲薦以一官不果宜其終得之也噫此殆知其淺者夫吳中財賦甲天下雖尋常之地圭撮之粟悉籍于官參錯填委之間而弊所由起者倚是而營其身家之私其人可數公豈特惡此不為其助文襄立法而陰有德於人蓋多矣不然彼之營私者身且不保尚何貴之云而況澤及其後人矣乎此可以為驗者則予表于甘墓豈徒順其子孫之情哉所以勸乎人者意亦有在

贈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陳公墓表

華亭陳一夔與予同官于朝相好甚公暇過予談詩輒欣然忘歸他日與其友趙栗夫至則其容戚然言欲發且止已而栗夫為言曰一夔之父母不幸俱沒而葬久矣未有表其墓者今者自咎不早為圖先德泯焉不顯敢介僕以請於是夔乃起而拜予固重夔者而一夔乃復不忘其父母如此不又可重乎其何忍拂之狀曰陳氏世為華亭人其先曰慶四者居郡城之南胥顧泖之陰生鼎亨生文德生守仁為同里張氏贅壻生必言即一夔之父也其諱綸字必言別號怡筠少待外舅伯玉宦游會稽及長而歸適父當就逮京師徒步從之時永樂間朝廷營建未已被罪者例發工作即以身代備歷艱苦不能堪而處之自如鄉里稱其孝後父母繼亡居喪盡哀以陳氏舊

丁亥享年七十有四計至兵部君將歸卜其年十一月壬寅葬于吳縣陂陂鄉堯峯之原乃來請其友吳寬文其墓上之石而泣告曰自吾官于朝吾父數遺書教以忠謹清慎其說不一今手迹宛然皆未能行也而吾父溘焉棄世非子誰慰吾之悲者寬敬諾蓋公則沒矣至其老而貴吳人皆曰公嘗有力於文襄文襄嘗欲薦以一官不果宜其終得之也噫此殆知其淺者夫吳中財賦甲天下雖尋常之地圭撮之粟悉籍于官參錯填委之間而弊所由起者倘是而營其身家之私其人可數公豈特惡此不為其助文襄立法而陰有德於人蓋多矣不然彼之營私者身且不保尚何貴之云而况澤及其後人矣乎此可以為驗者則予表于甘墓豈徒順其子孫之情哉所以勸乎人者意亦有在

贈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陳公墓表

華亭陳一夔與予同官于朝相好甚公暇過予談詩輒欣然忘歸他日與其友相乘夫至則其容戚然言欲發且止已而栗夫為言曰一夔之父母不幸俱沒而葬久矣未有表其墓者今者自咎不早為圖先德泯焉不顯敢介僕以請於是夔乃起而拜予固重夔者而一夔乃復不忘其父母如此不又可重乎其何忍拂之狀曰陳氏世為華亭人其先曰慶四者居郡城之南胥顧泖之陰生鼎亨生文德生守仁為同里張氏贅壻生以言即一夔之父也其諱綸字以言別號怡筠少侍外舅伯玉宦游會稽及長歸適父當就逮京師徒步從之時永樂間朝廷營建未已被罪者例發工作即以身代備歷艱苦人不能堪而處之自如鄉里稱其孝後父母繼亡居喪盡哀以陳氏舊

矣疑族

之誤之

業不可廢也始還自舅家葺而居之有族弟縉既沒無子而多貲又其居城西市中或謂可據而有也不聽曰吾豈利其死者鄉鄰或乏用度嘗貸其米不償則曰歲方歉非索逋時也後竟焚其券初代父工作時每露臥因得喘疾後非春秋時即深居不出日惟焚香賦詩以自適其詩幼學于里儒沈師聖已有妙句及壯猶以舊習未忘時寫其興致而已其讀書能通大義至諸史所載事實則多所記憶云生于洪武乙亥某月某日卒于天順壬午某月某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俞塘北原配江氏早卒繼陶氏能相其夫成家每夜紡織達旦不休平生見寸帛亦拾而藏之不忍棄以其子向學往往節縮日用以供其師友之費其勤儉如此生于永樂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成化己亥某月某日合葬俞塘則卒之年某月某日也子二人長圭善書藝不

仕坎章即一夔以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嘗以先任考最獲賜
勅贈其父官而陶氏為安人 恩典盛矣而復圖此陳氏子孫
其尚有考於斯以嗣其德也哉

文林郎大庾縣知縣夏府君墓表

府君諱俊字人傑姓夏氏世為崑山人而居吳閶門西久矣家
當市廛中里鄰之人爭習為賈公視其子璿璣有妙質獨教之
業儒擇經師徧令從學而資給之甚厚曰吾固不賢於世俗之
厚於嫁女者耶他日璿登進士第歷知應城新淦大庾三縣遂
擢監察御史而璿以太學生亦授州判皆府君之教也御史君
初為縣有循吏稱 天子褒及其親於是府君獲封文林郎
大庾縣知縣當是時御史君方任于 朝府君自吳中迎來適
遇 恩命偕其子拜受 闕下人莫不羨之其御史君引疾家

居極侍養之樂者幾二十年而府君年九十四而終實弘治六
年二月十二日也府君嘗莊重言笑有時事父母孝母榮氏性
嚴率其妻承順無違母常病危禱于神願同茹素三年以延其
生母病果愈尤有厚德女兄之夫任于外以百金託之歲久持
還封識如故嘗買一商物既而酬其直商誤以為酬矣不納府
君曰若何善忘耶卒強納之其年既高節序賓客滿門子孫侍
側宴飲終日歡然無倦容至語及其親然輒流涕不樂耳雖重
聽入夜猶能燈下觀書而步履復健人所以羨之者不獨以貴
也府君之先俱不仕曾太父貴一大父文達父季益世有積德
其配沈氏柔慈儉勤稱賢里中先三十九年卒贈孺人子男四
長即璿娶李氏次即璣娶周氏封孺人次玉娶吳氏次衡娶陳
氏繼吳氏璿衡俱先卒孫男四口節曰武曰學曰道女六曾孫

女二以卒之明年九月十一日葬于吳縣橫山陳灣村先塋之次御史君使人持狀來請文表于墓上噫其何以表之惟御史君自入官以來以清德見推於人固其有以自立亦府君有成之也乎聞之府君就養新淦時邑多富室無一人敢造其門請謁者其子因得盡施其公平之政而亦以此不悅于人遂調任而去然其名則益以起矣向使府君有幾諫之失且遺辱其子能成其賢完然一節至於久而不渝耶此人所以美之者徒得其外之可見者耳夫發其潛著其幽使其德昭然于人此表墓之文所當作也

封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林公墓表

惟林氏之先為魯人後避晉永嘉之亂散居南土有諱適者在為福清尉始家于閩適生仲雅仲雅六子長曰高宋屯田員外

郎再徙吳中譜稱平江房其季尚有子建任大理寺丞大理之子升兵部侍郎兵部之子真卿江陰司法八傳至誠山公之曾大父也大父曰清隱父曰貴和貴和通易善卜筮之說國朝永樂間五從中貴人泛西海入諸夷邦往返輒數年竟無恙考終于家自誠山以來皆不仕至公生二子曰符登進士第仕至廣西按察使而林氏復顯公以符貴被勅封監察御史者幾三十年壽八十三以弘治九年六月十七日卒公諱昌字士隆號守軒生未暮其父行役于外祖母范氏出魏國文正公之後知書善教公遵奉不懈既冠謀以養親即出授徒故工部侍郎吳公復時知吳縣重其名延教諸子後永嘉葉錫以庶吉士來繼其任廉潔無私初建義學禮請居師席待之甚厚而公亦自重未嘗輕造縣門諸生誠服皆自以為得師公學不為浮靡之

習 朝廷有纂脩事遣官下吳中郡守輒請公預焉及公年益
高凡行鄉飲禮輒居賓僕之位起居拜揖不失禮度其與人處
不好謔浪飲酒雖至醉其貌愈謹與弟士明相友愛見宣聖裔
孫鏞孤貧好學察其器識非終困者以女弟妻之後鏞仕至都
御史有賢名轉工部侍郎而沒教其子必業儒符自御史再擢
至按察使官亦尊矣公不自侈大及符以公事降知南雄公亦
無愠色終日怡然賦詩飲酒如故人無不歎服者娶長洲夏氏
封孺人賢行克配以弘治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一
子男長即符娶范氏亦出文正公後次節承事郎娶王氏女一
嫁儒士劉潮孫男六原震原復原堃原升原泰原鼎女四曾孫
男一女一公前卒二年自為葬銘及是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一
日葬于高景山之原合夏孺人兆二子以予有交親之好復請

施孝先墓表

表于墓上予讀公銘文竊見其叙世系述事行詞質而核乃據
而書之嗚呼里中耆老淳實如公者不可得而復見矣然受榮
封享高壽子孫蕃盛如公者亦豈得哉是宜書之以示永久

施氏長洲舊族也家尹山之傍在 國初科舉法未定 詔選
富民入官有初命為方岳牧守者號曰人材施之先曰景仁時
在選中遂知閩之建寧孝先之曾祖也祖尚義繼被薦用從事
戶部未仕而沒父思繼娶薛氏生孝先其諱述孝先字也少游
郡學勤勵謹飭力欲取科名以素嬰俯疾乞歸田間而命其仲
子悌代之俾從師問學入則誨之甚嚴期無忝家世悌竟登鄉
舉中歲復以家事付長子愷愷尤能服勞家再裕而孝先益晦
蹟林下自號遁菴坐臥一室藥茗左右日以調攝為事雖親友

亦不多接見也弘治甲寅年七十以十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正寢配陳氏先十六年卒子男三人長即愷娶張氏次即悌娶吾氏次曰忱娶顏氏女一人先卒孫男十一人元吉元祥元祐元祚元振元善元亨元慶元亮元貞元福女六人將以卒之又明年丙辰十二月十七日葬于其里之先塋悌以予與其先人舊識持狀乞表于墓狀稱其父重厚端慤不好為智巧與人交言則必信凡聲利紛華一切屏去至於誠恪見於追遠孝謹竭於事生尤可道者噫是足以表矣乃循孝子之意書之夫自科舉法行士之游于學校者孰無干祿之志及其出而仕也然能保其名全其身者亦不槩見也以孝先之隱處較之其得失何如哉因併書之

明故封南京太醫院判周公墓表

公諱南字尚正姓周氏自號菊處其先鄆陵人也有為兵馬鈴轄使者從宋南渡始家于吳子孫累世皆以醫仕曾祖曰光澤縣訓導瑾祖曰太醫院醫士黼考曰處士鼎娶某氏生公初其先專攻帶下醫至公兼通諸家言吳中論名醫公必居其列其用藥不取奇效然人賴以活者為多有疾者雖百里之外亦來迎治亦惟其不計利人尤感之公為人和厚衣冠隨俗不為詭異杯酒對客酣笑蘊然平生不好爭競以忍自喜人卒服其德少有孝行母病瞽目暮躬自扶持所以承順之者無所不至有異母弟撫愛不衰子庚喜業儒不強以醫業庚顧以醫被召典御藥禁中竟以其官封公為南京太醫院判初庚無子欲以從弟良之子繹為子及庚卒公遣人入京師抱繹歸家而庚始有後公年八十二以弘治丙辰五月十六日卒當疾甚召家人處

後事井井不亂且言吾當以其日逝矣已而果然其明爽如此配間丘氏封安人生庚庚娶陳氏繼娶顧氏贈封安人三女嫁馮宇高直湯璠璠弟一即繹女一贅陳鍵於是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吳縣沙涇村之先塋鍵率繹來乞表墓道予以公之卒非特生者之悲而已庚有文而孝死必不瞑不能無望於此獨無以慰之乎且公已衰病嘗有輿過予以生壙之記為託予既許之又二月而公遂不起又無以慰之乎故書此于石俾刻之

仰府君墓表

長洲仰氏吳中名家也曰大理寺丞諱瞻者仕于中朝為良法吏府君則大理公之長子也其諱高字惟高別號遜菴幼好學稍長侍其父居京師將以書藝薦用必疾弗遂則歸治家事

益樹產業教諸弟絕無仕進意嘗是時河東薛文清公為大理卿得罪中要其父亦被誣同下獄遂謫戍雲中凡六年府君不憚勞苦數往省之道過京師輒訴冤于當道者當道者固知其父冤也相與言于上得召還遂復其官居三年其父竟請休致府君力奉養以娛其老且遣其子璿入府學圖嗣官業璿後得濱州同知復分祿奉養之作居第于封門外日享其樂於是府君年益高以書遺其子曰吾且莫人耳汝其歸哉璿即日告歸蓋明年府君以壽終實弘治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也春秋九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處娶卓氏思南府同知某之女先十二年卒子男二長琮義官最孝宗明縣醫學訓科劉季成女次即璿娶四川參議周賢女女二長適太醫院判陳公賢次適夏永孫男四曰灝曰溥曰灝曰濬女二適沈麟王雲雲縣學生

曾孫男二女一府君平生讀書晝吟詠既老康強不衰凡郡中行鄉飲禮必預賓席及年八十以恩詔有冠帶之榮有司復奉酒肉養老于家況有子仕而能致其養歸而能送其終可謂難得者矣銘曰

葑溪之陽曰有一老壽樂而康惟其行孝逮其終身亦獲其報生際其時死得其所嚮用之福尚踰其數嗟何憾哉全歸茲土

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楊公墓表

公諱信字仲實別號樗老姓楊氏蘇之吳縣人其先累世家崑山自公為常熟周氏贅壻再徙吳城西當濠上居皆執藝比屋而是四方商人輻輳其地而蜀艦越舵晝夜上下于門其地既為賈區業貨殖者息精悍少年始善籌筭取息而公處其間謹愿無能人也惟眠勤持儉如在田畝時與人貿易勿人亦無忍欺

之者久之衣食自足而里中所謂善籌筭者顧多不及初公孤且弱依姻家謝氏稍長即思報之代謝氏行役既壯去其家益念舊恩所以周卹其後人不絕人稱其德厚當其年老郡縣延與鄉飲酒公曰吾何德以堪惟一赴而已人又稱其德靜也於是公生二子伯曰昂仲曰昇以仲生有異徵資更秀穎教之讀書竟登進士第給事禁中昇數上章言蔽政人或告公有子為美官當蒙顯榮柰何蹈危機以為家門憂公謝曰子為楊氏計誠厚第吾兒有言責使徒食君之祿而無所建明得罪於公議尤多矣乃以書勉昇曰五老不必念當盡爾職以圖報稱可也人又謂公賢彼以謹愿無能稱之者特其外貌耳公配即周氏性嚴謹治家以正家人不敢違其意然其心實慈飢寒勞苦未嘗不卹也少時見故里多豪猾害人者度必不為所容

謀於公為自全計公所為徙居於吳凡其家之立子孫之成其力為多弘治丁巳六月九日公年八十而卒以又明年九月十五日既葬于楞伽山紫薇村又四年其配以辛酉七月十五日卒年七十六昇方以公事奉 敕往遼左還聞其母喪哀慟不勝他日泣告予曰吾父棄諸孤歲月幾何而吾母不幸復至此何痛如之將以今年某月某日合葬惟先君葬後墓上無文以刻遂乞書之予曰何用此為也君之所以至此者父母之教也天子方推君欲報之德之意 敕詞褒嘉頒以 恩典贈君之父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母封太孺人此真足以為楊氏光矣不腆之言何足以暴先德其以是表之

太安人張氏墓表

太安人張氏世為灋州人有以軍功授九溪衛百戶者其大父

也父娶于孟生太安人少端重精勤女事父母愛之為擇配判楊公景有妻劉氏適喪求得為繼室當是時劉氏遺一女甫周歲啼飢而病太安人入門即抱置于懷為索乳媪活之公自以為得賢配及公擢化州同知州逼蠻峒蠻聚黨攻城公善捍禦城幸不陷當其勢危僚屬妻孥爭謀出避太安人獨謂不可泰然治家事眾倚之而女州既無事公始休致有子曰一清生有異質欲教之顧家甚貧太安人乃脫簪珥資給之而躬督勸之學一清竟以奇童被薦公與太安人携入京師時年十二耳京師人競觀之嘆曰雖其子之異亦惟有賢父母之教之也後用 詔旨績學翰林益督勸之遂登甲科號名進士歲餘公沒太安人獨從已而食其子中書舍人祿奉養且厚更被 封典人復嘆羨之太安人為寡言笑至老不見喜怒深居閨內能

以禮自持性更仁厚奴僕有過容不忍責然教其子獨嚴當其子仕於朝所交多知名士太安人喜客過從輒治且相款及聞其與客談笑失度退即戒之既其子出僉按察司事提學山西慨然欲振舉學政適有無賴子侮諸生杖之幾死復戒曰為刑官當如是耶獨不憶而父之訓乎蓋教之如此以弘治戊申五月十五日卒于太原官舍享年六十有二葬且數月提學君以予同年相好也使其門人閻价華巒兩吉士來求表墓之文夫太安人之行固當顯書于石若其為楊氏立家之難百世之下子孫宜亦有所考也乃系之曰楊氏本雲南安寧州人中占籍巴陵太安人以劉氏女嫁鎮江胡宗胤始依之居而葬化州于詐輸岡大山支之原太安人實耐提學君壯未有子嘗奉母命奏請于朝訪茨雲南而擇從子紹芳歸嗣其後而楊氏

為鎮江人自此始

工節婦墓表

長洲有名家曰王氏葬于荻扁益地鄉者累世矣距其北六百步作新阡以葬者則節婦滕氏也滕氏常州無錫人出宋龍圖閣待制元發之後父曰季常節婦年二十三歸王氏為廷用者之配又六年而廷用卒生二子長六歲次始晬日夜抱而痛哭誓不再嫁宗族見其志堅亦無敢勸之者二子漸長教之更嚴其姑以兒無父稍惜之曰惟無父所以教也姑悟二子竟立節婦居處能以禮自防不輕越中門雖婚姻家不一至聞父季常喪惟向其家哀號而已其嚴如此家人化之凡寡居輒不嫁爭以守節為賢然性好佛臨終益謹明側臥而逝人以為有所得也其卒以弘治甲寅九月丙申亥子年八十七日錡曰鉅即其二

子鉅先卒女二人適周岳張某孫男六人曰涑曰漳曰涇曰汶
曰潛曰澧女五人曾孫男六人曰室曰典曰圖曰籍曰文虎曰
晉馬女九人予與節婦從姪陳孟節令銳交久與錡及涑汶皆相
好於是將葬以丁巳二月甲申結持塾師邢參之狀來求文表
墓惟婦人自少守節迨年踰五十有司例奏于 朝旌表其門
如節婦事里父老亦上于縣矣竊即婦以為近名力止之乃已君
子以節婦為益賢也其後 恩詔下凡高年者有肉帛之賜則
曰此 朝廷養老盛典也敬受之節婦賢行甚夥他皆不必書
書其大者以慰其子孫之思云

張淑人墓表

故山西按察使趙公之配淑人張氏以弘治九年七月十五日
卒二子昌齡遐齡將治葬以予亦居憂于家特趨吳中請銘其

墓予感其孝既諾之然未暇作也又明年予還任吏部而遐齡
亦免喪以鄉貢進士來試禮部他日謁予言曰先淑人葬二年
矣已有銘刻而埋諸壙中痛惟懿德後世子孫孰得而知之願
書其大略顯刻墓上幸甚惟趙公為鄉先達予雖未嘗與之接
然聞其居官風采卓然意必有賢配以助之況有狀之可據乎
蓋趙張俱武進右族淑人之父彞嘗為掾歲滿謁選京師將得
官而卒淑人與其母唐氏不能歸適公喪元配朱淑人求繼室
未得鄉人有知淑人之賢者曰公欲得賢配無踰張氏女者察
之果然遂禮聘而娶之其年甫十七耳入門事公已能修婦道
而前室之子昌齡方九歲撫之尤至以舅姑皆不逮事念其母
獨居無子請于公迎養于家其母安焉當是時公數奉 命出
巡諸道無一歲寧居以淑人善治家不復內顧及公超擢山西

淑人居內贊相夙夜無違公益得盡心公事久之公致仕還家
一時賓客填門治具延欸各適其宜少暇公謂淑人曰亦可休
矣顧方督諸婢僕樹藝紡績不已凡日用衣食之費不至缺乏
者皆其力也淑人用公恩初封孺人再進今封卒之時年五
十三子二人長即昌齡娶楊氏次即遐齡娶陳氏女三人長適
鄉貢進士張廷瓛次適承事郎孫統次適生員薛乾遐齡與薛
氏女爲淑人出孫男四人女五人淑人合其夫葬邑張野之原
葬之期爲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後又明年三月晦表

林母葉宜人墓表

宜人爲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汝談之配汝談沒從其子且
享其祿故母稱之其姓葉氏與林同出於閩皆稱大族宜人當
爲婦時事其舅樂稼翁姑宋氏孝敬不怠能得其心尤善處妯

娼俾皆雍如也奉直公性剛直少容能以柔順濟之公雅好賓
客至必宴飲每宿共具以待品物必備若非遠城市而居者佐
公理家政凡錢穀出入稽數必精家人數百指衣食有餘輒助
公賑施貧乏至稱貸而去或不責其償憫人疾病及瘁患湯火
之厄常貯良藥給之其心之慈雖僮奴有過不忍笞辱而尤恤
其飢寒勞苦若兒女然故鄰里以佛稱之至於教子則嚴不少
恕子生稍長即不使習里巷鄙語言言尤以揀擇飲食爲戒迨
長遣從良師游學業少懈輒白其父責之曰吾不能掩其過使
爲不肖子也諸子竟爭取科第成名人謂其善教之力宜人有
四子其叔出側室王氏所以待其母子者恩意無間先是伯任
戶部郎中仲工部員外郎竝以公事歸爲親壽適其季復登鄉
舉二老人時已蒙恩加封命服煌煌同坐堂上子婦率諸孫

進觴酒拜舞堂下家慶之盛鮮有及者閩人羨之弘治己未宜人春秋八十有四以其年四月五日卒子男四伯曰璽廣西布政使仲曰鑿貴州左參議叔曰址不仕季曰空舉人鑿先卒女二人長嫁黃陽次嫁福州學生陳舜鏗俱先卒孫男七曰鑿曰鈇曰鏞曰鎮曰錯曰鏞曰銷女六長適葉顯餘未行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閩縣清廉里輔翼山之原合奉直公兆鑿具書狀遣使上京師請于同年友吳寬曰璽兄弟所以得至此者吾母之力為多惟吾母內行甚備宜有詞刻墓上幸矜而畀之寬念契義之重且聞宜人之賢已久乃叙而書之然宜人則賢矣吾聞其子之孝又可書者方其子之擢廣西也自嶺南而來念其母老使即之任則例不得歸省顧閩中迂遠遂兼程以行竟達其家而宜人臥病適數日矣亦念其子欲一見不可得家人慰解之給曰子將至矣已而果然母子相見甚歡益又數日而宜人始不起鄉人使以為異噫古稱孝感今復見之敢附書于後以為慈孝之勸云

何母太淑人呂氏墓表

弘治壬戌刑部左侍郎何公奉命賑飢東方民既獲濟公念其母太淑人居家年高急馳至越中省之居數日太淑人趣公還朝恐公不忍舍去躬送之門故示矧力曰汝惟夙夜盡臣節以報朝廷無以我老為念也公至京閱月則聞太淑人訃音慟哭痛恨不勝將還治菴來告曰吾母有賢行非表于墓上無以示久遠敢奉窆發屠公之狀以請惟昔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畿一時德政被于吳中者甚多益慈教所致不可誣也今公有請敢不諾太淑人諱羽姓呂氏世為新昌人宋有司農卿曰

兼南者子孫數傳元盛遂為邑中右族太淑人為處士文度之
女始笄嫁于何為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崇美之
配是生子為侍郎鑑太淑人未嫁時已稱賢女蓋年十二失母
楊氏居喪哀毀有禮見叔母吳氏有淑德即母事之事繼母曲
盡孝敬有人所難及者及為婦愈遵婦道通議君其宜之時祖
姑呂氏在堂察其賢明遇家事之大者必與議而後行數稱之
曰吾家得新婦將由此而振乎其舅素恭翁與姑俞氏尤以家
事倚治于內太淑人不自為功所以事之者益謹日必躬且飲
膳見食則喜或食不甘則蹶蹶不自安必再具而進呂夫人晚
年患風疾起居飲食左右扶持至躬滌污穢不煩侍婢歷數年
不倦嘗夜妾王氏生一欲棄之太淑人坐守至旦竟撫育成立
平生性更不恪嫁時有私田若干歲歲悉以所入公用至夫族

有婚嫁事往往斥簪珥衣服以助之若鄉人貧乏通議君欲
周卹所以贊成之者尤多故稱其賢者內外無間于鑑始學已
善教及登進士第自為邑令至顯官所以教之者尤以節儉為
言蓋其自奉竟以布素終身凡狀所述事行尚多在他女婦為
難得然在太淑人自謂當然以為此特常事耳若其出於變故
得其二事之非常者當特書之在正統己巳閩處寇難連起流
劫郡縣通議君適旅寓南京一夕里中驚呼寇且至矣相率奔
竄山谷間太淑人以二男女託其舅氏曰吾從舅姑生死以之
不暇顧此也已而知為譌言乃已他日鄰家失火延及其居家
人爭取財帛避去太淑人獨入祠堂收先世神主及畫象抱持
而坐餘無所顧此固事之猝起者而能處之如此其識見過男
子多矣是宜書而表之太孺人年八十八初以其子為監察

御史封孺人後加今封又通議元平蒙 恩令有司治塋域至
是復遣官啟壙合葬及 賜祭皆如制鄉邦榮之子男三長即
鑑次曰鉢承事郎次曰某度出女一適劉充孫男四長曰宇國
子生次曰寰縣學生次曰鶴曰齊女五適呂經賢主誼俞極俞
嘉言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紹曰繼女一夫太淑人能以慈教成
其子為時賢臣且孫曾誥誥其盛未已所謂由此以振其家者
呂夫人之言不尤驗乎因附書之

卷之三